

不要把
活的交給他

許幸之作

序文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高爾基寫給孫中山先生的一封信，是值得紀錄的歷史的文件，但對於中俄兩民族之間的團結，曾作過這樣的呼籲：

「吾人在精神上為兄弟，在志願上為同志；而俄國政府及其奴僕，則使我人對華人處於敵對地位。吾人均係社會主義者，精誠信奉全世界將能度其兄弟生活。吾人能令貪婪魯鈍之徒，推動人類仇視之發展，而成為社會主義途中一黑暗而堅固之壁壘乎？反之，吾人現竭全力，以破滅我輩敵人毀滅全世界優秀人物之惡念。此種敵人欲吞沒太陽，以便更順利從事其黑暗羅鼠事業——佈仇恨於世界，壓迫他人。我輩社會主義者，必密隨時聲明：世有政府間之仇視，不應有統治階級之貪婪所引起之民族仇恨。」

這位中國民族的偉大的友人，對於中國革命的前途，早已立下偉大的預言，而對於這古老的中國的命運，予以無限的關心和同情。

我愛高爾基和他的作品，有一時期幾乎達到瘋狂的程度。記得在聽到高爾基死訊傳來的當日，我因為讀着高爾基的傳記和他的畫像而墜入夢境，竟在夢中和高爾基見面了。

我夢見他完全是個中國人，他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他穿着中國服裝，甚至要吃中國菜。最後，他像一個年老的長輩一樣，來到我的家鄉，像一個親友似的和我的母親攀談，又彷彿一個有深刻研究的美術鑑賞家，仔細地觀察我的繪畫，並且誠懇地給予我指點和批評。……這些情景，我曾經記載在一篇散文——奇異的夢境中，直到現在也不會忘記。

總之，一聽到高爾基的名字，在我的心目中，就好像是一個中國人，而讀到他的作品，也彷彿出於中國大作家的手筆，感到分外地親切。假使會有人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這連我自己也沒法回答這個問題。

也許是中國和蘇聯的土地接壤吧？不然，就是中國和蘇聯是兄弟之邦？再不然，那就是中國和蘇聯現在正遭遇着同樣慘痛的命運？如果再從政治、經濟、文化上來了

解蘇聯和中國兩大民族間有許多相同之點，即使中國革命的前途，正如高爾基所預言一般，也正在步着蘇聯革命的後路。

因爲以上的這許多因素，我對於高爾基及其作品的愛慕，比其他國家的作家，格外地感到親切。是的，也許會有人這樣向我責備，不應當把這偉大作家的作品，隨意改編，更不應該使那富有俄羅斯民族風格的東西，變爲中國的國情。

然而，在我，我對於這偉大的天才，不但沒有絲毫的惡意和侮辱，正相反，我恨不能把他所有的文獻，變爲中國文化的寶庫。我常常想：應當借他那現成的題材，借他那動人的故事，以及他那精心的結構，用各種多樣的藝術形式，如詩歌、繪畫、戲劇、電影等等，來發揮他偉大的人類愛，人性的同情，光明的追求，以及對於黑暗勢力的鬥爭精神。

現在，正如高爾基所說，瘋狂的敵人正欲吞沒太陽，佈仇恨於世界，用他們罪惡的毒藥，燃遍了全地球，和平的土地。而光明的力量正和黑暗的勢力作堅決奮鬥的時候，我們要有高爾基那種偉大、崇高、人類愛、人性的同情，不受騙、不屈服、堅苦

忍耐，奮鬥到底的精神。尤其是我們負着時代使命的文藝青年，格外應當從他的作品的主題，取材，精心結構，以及正確的描寫方法上，去體諒他的精神。

一言以蔽之，我爲了學習高爾基，和他的生涯，思想，與事業，所以才改編他的作品。雖然，在這四個劇本中，除了「英雄與美人」，更多的保存了他原有的風俗之外，其餘的三個劇本，與其說是改編，不如說是借高爾基作的靈魂，進行自己的創作罷了。也許我的改編零或幼稚或粗陋，如果并不因此而對於他的作品有所損傷的話，那麼，我也就安心地把四個劇幕劇，奉獻於親切的讀者和觀衆之前，求你們公正的批判吧！

目次

- 狂風暴雨的一夜……………一
——由高爾基原著「秋夜」改編
- 不要把活的交給他……………三九
——由高爾基原著「二十六個和一個」改編
- 沒有祖國的孩子……………八三
——由高爾基原著「一個人的誕生」改編
- 英雄與美人……………一一三
——由高爾基原著「馬加蒙·周達」改編

狂風暴雨的一夜

人物 金順 少年

桂香 少女

張三 少女之婿夫，當地的土棍。

時間 狂風暴雨的秋夜

地點 江邊上的燈塔下層

偷斂 這是一座臨近江岸的，古舊的燈塔的下層。四周牆壁，用大塊的石頭堆砌得很厚，甚至從半圓形的天花板上，也可以隱約地看見石根。右角有石階數級，攀援而上便是燈塔，中央壁上開着很堅厚的窗，像牢間的窗似的用鐵欄杆構成。左牆角上有一扇厚重的木板門，門上有鐵疤與鐵釘的痕跡，但因多年風雨的襲擊，已經破爛不堪。舞台左首中來，置有方桌一只，長凳兩條。右首中央置有木床一隻，用行李毯和破棉絮遮住，壁上掛着油盞，火光如豆。滿屋顯出陰沉

憂鬱的情景。

屋外的風雨狂嘯着，窗外的天色籠罩着可怕的黑暗，波浪不時地打擊着迎面的鐵窗，白色的浪花，高過窗頭，泡沫不時像雨點似的沖進窗來，床邊的破簾幕，不時地被狂風所捲動。門緊緊地關閉着，除掉屋外的風聲、雨聲、和波浪喧嘩之外，屋內的牆壁間滴落着漏水。周圍全是荒涼，死寂，天空流着無盡的淚，屋內是陰鬱，孤獨，似乎萬有都已呈現着死亡的光景，隱寂了半響，忽然間，門慢慢開啓，一個穿着黑衣，頭上黑髮的少女，手上提着一盞馬燈，悄悄地進來。四周打量了一下，將門關上，然後坐桌邊，將馬燈放在桌上，屋中方始放出微光。再往石砌旁傾階樓上的動靜，祇聞老人的咳嗽，方始放心，因為她的衣裳盡被雨水打濕，緊緊地貼在身上，她的臉色蒼白，充滿着哀憐畏懼的神色。雖已在她的臉上裝飾着兩三塊被打傷過的青斑，但並不妨害她那迷人的姿態。她大約是被飢餓壓迫着，四處搜尋着食物，尋至窗旁的竹籠中，發現了大餅。

正在這時，大門又復輕輕地開啓，進來一個頹喪、柔弱、破衣爛襖、拖着沈重的脚步，而滿身淋漓的少年。這個少年的形容憔悴，彷彿一個無家可歸的浪子，被飢寒交迫着，到這兒來，也不知是尋找食物，或是來尋找避寒的地。？還是想進行他偷竊的工作？總之，他的態度畏畏縮縮，胆小如鼠。他的身體發抖，牙齒打戰，佇立在門邊。等他那那無力的視線打量了全屋過後，他看見一個少女，在那兒搜尋食物，並把食物放在背後時，他不禁咽了一口饑吐，伶仃地走近她的身後。

金頓

你在幹什麼？

（少女發了一聲絕叫，倏地跳了起來，將食物及碗筷紛紛落在地上，張大着她的眼睛注視他，充滿了恐怖的表情。少年也用憂鬱而懇求的眼光注視了她一會，她才仔細看出在她面前的並不是那個醜酒醉漢，而是一個和她同等年紀的少年，於是，恐慌才逐漸從她眼中消失。她急速地彎下腰，在地上拾物。少年也急速地彎下腰，拾着食物，二人搶奪着同一個大餅，不肯放手。）

桂香（瞪着眼睛）你幹什麼？你放手！

金順（不肯放）不，你放手！

桂香 爲什麼？這是我的。

金順 我知道是你的，可是我要……

桂香 你要什麼？還是大餅。

金順 是啊，我娶的就是大餅……

桂香 你要大餅乾什麼？

金順（哀求狀）謝謝你，我餓了三天了……

桂香 餓了三天……我難道不餓嗎？

金順 你總比我好，求求你把還給我吧！我餓死了！

桂香（發急地）你放不放手？不放我可要喊啦！

金順（放下手）我放，我放，可是，……你得分點兒給我……

（少年放開手，少女立起來，走近牀邊，坐下，咬着大餅。少年追隨她身後，

抖索着身體，眼饑地看住她，咽着鹽吐。她看他一眼，擡起眉頭，停住咬嚼，不禁引起同情地，撕了半個餅與他。）

桂香（遞給他）好，拿去——蹲在那兒去吃吧！

金順（抖索地伸手接過去）啊，謝謝你，你真救了我的命了。……

（他們兩人靜默地咬着大餅，像餓狼一樣地吞嚼着食物。潮濕而寒冷的空氣，凝結在他們周圍。風聲，雨聲，波浪的聲響比先前更大了，雨打在屋外的窸窣上，愈響愈緊。遠遠地敲着更夫的木鐸。）

金順（乾咽着，慢慢抬起頭）還見有沒有水？

桂香（看了他一下）水？……你要喝水嗎？

金順我……我口渴極了，謝謝你，給我一口水喝！

桂香（指地上水盂）那兒有點兒水，自己去倒吧！

（少年起立，拾起地上打碎的碗片，倒水，一飲而盡。）

金順（舉碗對她）你不要不要嗎？

桂香（停住吃嚼）要！

（少年又倒了半碗水遞給她，她凝神看住他，接過水。）

桂香 你叫什麼名字？

金順 我叫金順……你呢？

桂香（輕淡地）我叫桂香。

金順 桂香？那一定是九月裏生的嘍？

桂香 唔！（喝了一口水）你是幹什麼嘍！

金順 沒有幹什麼，（憂鬱地看一看門外）我只是走夜路，從這兒經過。

桂香 走夜路？（從嘴上拿下餅）你是打那兒來嘍？

金順（支吾地）從……從三塘壩逃來的，我已經逃出三天了。

桂香 逃出三天了？現在打算往那兒去？

金順 我打算搭渡船過江，回家鄉去，可是，走到這兒江邊，偏偏遇見一陣大雨，天又黑了，沒有錢，又沒有渡船，江邊上也沒有躲雨的地方，滿身被雨水淋濕了

，肚皮餓得直叫喚，所以，就尋到這鬼來了。

桂香 所以，就來搶東西吃了是不是？

金順 （難以爲情地）不，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這……這還是第一次。

桂香 唔，看你可憐，就饒了你第一次吧……

金順 實在對不起。

桂香 （看他長長縮縮的神色，追問他。）三塘壩？……你在三塘壩幹什麼呢？

金順 在……在一家廠裏做工。

桂香 做工？爲什麼好好兒的要逃走呢？

金順 這……這我不能對你講。（四邊看看，不安地站起來。）我……我要走了……

（他走至門邊，忽然被門外一陣閃電和雷聲嚇呆，他長縮地倚在門邊，女鬼向前攔阻。）

桂香 命順！命順！你回來！小心被天雷劈死！

金順（顫抖着嘴脣）被天雷劈死？哦！……我怕……我怕天雷！……

桂香 那麼，你闖上門，在這兒待一會兒，等這陣暴風雨過了再走。

金順（呆愣着眼睛）我……我可以待在這兒麼？

桂香 爲什麼不可以。（轉身回頭）我也不會吞掉你。

金順（再看一看四周，一直看到石階。）這兒……這兒沒有別人麼？

桂香 你問誰？

金順 我問這兒沒有另外的主人麼？

桂香（淡淡地）有是有的！……可是主人不在家。

金順 喔，主人不在家……那麼，就是你一個人待在這兒？

桂香 不，樓上還有一個看燈塔的老頭兒。

金順（驚惶）看燈塔的老頭兒？

桂香 唔，他是我的老爸爸，已經不經用了。

金順 你的老爸爸？（走近處）桂香，他會下來啊？

桂香 不會，你不用怕，他已兩三年沒有下樓來了。

（樓上有老人的呻吟，咳嗽聲，少年急奔至樓梯口傾聽。）

桂香 總，他正在咳嗽呢。……（從袋裏掏出火柴盒，從火柴盒裏拿出一段香煙屁

股。）可憐他快要死了。……（坐在桌邊抽吸着）唉，早死早好！

金順 （緩慢地坐在石級上，兩眼瞪住她。）你爲什麼要那樣咒你爸爸呢？

桂香 （重癱地噴咽）爲了他，我過着像狗一樣地生活。（輕輕地像夢囈一般地低聲

慢語）再這麼下去，我也會得死噢！

金順 （慢無目標地回答）唉，這種日子實在沒有過頭。……

桂香 （揮去煙灰，看着他）怎麼？……你也有什麼心思嗎？

金順 （低着頭，咬着手指。）心思倒沒有，……祇是有點兒駭怕。……

桂香 駭怕什麼？

金順 前途茫茫地，我也不知道應該逃到那兒去才好。……

桂香 說起來，你爲什麼逃走？犯了什麼法嗎？

金順 犯法？……天曉得。……與其說我犯法，不如說人家犯法。……

（又是一陣閃雷，霹靂。他發狂地高呼着。）

金順 唉！天雷要是來劈我，……還是先把那些狼心狗肺的東西劈死吧！

桂香 （摔掉烟頭，用脚踏滅。）你到底是在幹了什麼勾當來的？照直說！要不然我就

去報告。

金順 （驚恐起立）報告！

桂香 唔，我看你還付神情，一定做了什麼虧心事。

金順 虧心事？……沒有，沒有，沒有！我沒有做虧心事。……

桂香 爲你爲什麼抖擻地慌張得這個樣兒呢？

金順 我……唉，我有點兒怕……冷！

桂香 扯謊！

金順 不，我一點兒也不扯謊，我又冷……又餓！（咳嗽）

桂香 你剛剛不是已吃飽了嗎？

金順 可是被寒風和大雨淋着，簡直把我凍死了。

桂香 別東拉西扯的，（站起）我問你究竟幹了什麼勾當來着？

金順 （低頭不語）……

桂香 （走近他）怎麼？你爲什麼不說話？

金順 （張惶地拾起頭來四望）我……！

桂香 （手叉腰）怎麼，你說呀！

金順 （再埋下頭去）不……不……我不能說！

桂香 什麼？不能說？好！自然會有人要你說！

（匆匆拿起提燈，向門邊走去。）

金順 （猛然拾起頭）你上那兒去？

桂香 （厭嫌地）我去報告警察來！

金順 報告警察？

桂香 叫他們來抓你。

金順 (驚念失聲) 抓我。

桂香 (咬牙地) 唔，亦抓你！

(欲出，少年急奔上攔阻。)

金順 不，我求求你，姑娘！你不能去！你饒了我一條命吧！

(他用身體掩住門，她用手提燈照一照他的面孔，他格外地恐怖。)

桂香 哼，我看你這樣兒，一定犯了天大的罪！

金順 (咽了一口吐沫) 沒有……沒有，我沒有犯罪，是別人犯的罪！

桂香 既是別人犯的罪，要你這樣駭怕幹什麼？

金順 因為……因為(咬牙)我幹了他！

桂香 (倒退) 什麼？你幹了他？

金順 (點點頭) ……

桂香 (退至桌邊，提燈擺置桌上。) 那麼，你殺了人？是不是？

金順（默不作聲）……

桂香 那你爲什麼要逃到還兒來呢？

金順 因爲……（走近她）因爲天黑了，雨下得太大，也沒有錢雇船過江，想到還兒

來躲一宵。

桂香 躲一宵？你難道忘了你背後拖着一個鬼影子嗎？

金順（急回頭看自己的背影）鬼影子？……

桂香 唔，你逃到這鬼來不是害人嗎？

金順 對不起！……此刻我就走。

（脫着回頭，欲向門邊走，忽然一陣霹靂，迎頭響來。桂香不禁同聲地又呼止

他。）

桂香（高聲地）站住！

金順（停住脚步）……

桂香 你難道不怕嚇着孤傷的人麼？

金順 有什麼法子？我不能管你啊！

桂香 你就不能把你的事情告訴我麼？也許我可以幫你點兒忙。

金順 （抬起頭來看看）幫我點兒忙？（走近她）桂香！你不怕我連累你嗎？

桂香 （長吁了一口氣）反正是命裏注定的。只要你做得對，就是連累了也只好甘受啊！

金順 （低聲地懇求）你不會告訴別人嗎？

桂香 我可以對你發誓。……

（又開樓上一陣咳嗽聲，少年驚急地堵住她的嘴。）

金順 噓，別做聲，別給你老爸爸聽見！

桂香 你放心，他是個聾子。

金順 聾子？

桂香 唔，就在前年的秋天，也像今天這樣狂風暴雨的晚上，一隻兵艦向遠燈塔上開

了一炮，就把他耳朵給炸聾了。

金順 從此以後，就聽不見了嗎？

桂香 連什麼也聽不見了。

金順 (吁了一口氣) 那還好。

桂香 看你駭怕得這個樣兒，究竟犯了什麼法？你說呀！不說我就……

金順 (畏畏縮縮地) 好，我說……我說，我……我可以告訴你，我……我是殺了

人。

桂香 殺了人？哼，我早就猜着了，你爲什麼要幹這勾當？難道不怕犯法嗎？

金順 我知道犯法。可是，有什麼法子？(咬牙) 我恨死了他。

桂香 他究竟是誰呢？

金順 我那個獾眼龍的東洋廠主。

桂香 獾眼龍的東洋廠主？

金順 唔……他只有只眼睛，另外一隻眼被槍打瞎了，可是他的心比狼還要毒些。

桂香 那麼你究竟幹什麼買賣呢！

金順 我在東洋人辦的玻璃廠裏做重工，吹玻璃。

桂香 這麼大點兒年紀，就在玻璃廠裏吹玻璃？

金順 從十四歲起，現在已經幹了三年了。因為每天每夜地吹玻璃，（咳嗽）現在已經得了癆病。

桂香 （同情地）還年輕輕輕地就得了癆病？

金順 唔，這玩兒天生就那麼殘酷，吹玻璃的工人，沒有一個不得癆病死的。

桂香 （舉起眉頭）那你爲什麼要幹這個買賣呢？

金順 有什麼法子。人總得有個手藝啊。何況我沒有父親，家裏又窮，母親就靠我這麼一個兒子過活，不幹這玩兒，誰給飯給她吃呢？

桂香 那你就得安分守己的幹你的買賣，爲什麼忽然要殺人呢？

金順 不，那個王八蛋，專門做那些喪盡天良的事。要不然，我怎麼會殺他。

桂香 怎麼？他有什麼地方要害你呢？

金順 豈止害了我，他害死了幾十幾百個我們的同胞，他，害了成千成萬的中國人。

……三年來，我眼看見幾十幾百的同夥，很強壯的身體進來，結果都是面黃肌瘦地得了疾病出去。有幾個人身體太過衰弱了，就昏倒在機器間裏，被玻璃片刺得遍身都是傷痕，血，有時把別人的衣服都染紅了。有些倒在熔爐旁邊，把遍身燙得像燒枯的木頭一樣，就這麼斷了氣。有些被燒紅得如火棍的玻璃管，烙壞了他們的臉跟手脚，比腐爛了的肚腸還要難看，然後，就死在腳底下。可是，我們那個狼心狗肺的東洋廠主呢，就常沒有看見似的，手拿著鞭子，他說這都是他們自己不當心，找死！誰要是因為救助那些受傷的人而就攔了工作的話，鞭子就落在誰的身上。然後，獨眼龍就跑過去，像陽狗子一樣地，把那些受傷的人踢開去；或是教兩個同夥，把那個死屍搬到外面去，就算完事了。可憐，那些死人的家屬，別說撫恤金哪，連最後一個月的工錢能拿到手就算好了。因此，工廠裏的同夥們沒有一個不恨他，連那些拍馬屁的工頭，有時候也在背後咒他呢。

桂香 既然這樣，那你們爲什麼跟他做工呢？

「那有什麼辦法？他們都是有家有眷的，妻子兒女那是一大家，就全靠着這點兒可憐的工錢養活呢。可憐見了那獨眼龍，那彷彿比了鬼神的，好像牛馬一樣，怨氣吞吞地服侍他，誰還敢挺起胸脯來跟他爭辯呢。……並且，爲了剝削那些工人，讓那些工人把贏去的錢，加倍地還給他。他住在工廠附近，收買了那些流氓地痞，到處開着包飯館，當舖，賭場，鴉片館子，還害了當地上千上萬的老百姓，刮盡了上千上萬的老百姓的血汗。」

林林：他既是這麼一個害人的魔王，爲什麼大家不齊心合力地來幹掉他呢？

金順：幹掉他？誰敢跟他碰一碰。他背後有的是東洋兵，一來就是好幾十，只要廢裏有點兒動靜，機關槍，就架在大門口了。媽的，獨眼龍本人雖是一隻眼睛，可是，他能打得一手刮刮叫的手槍，當先他在東北做過馬賊，那時候，被人家用槍把他一隻眼睛打穿了。……哼，看他雖是一隻眼睛，却比雙眼睛的人還兇。誰也別想去惹他一根汗毛。……唉，可是，就只有我這傻瓜；我這傻瓜敢惹他，就好像釘錘砸在石頭上，就這麼粉碎了。……起先，我敢對天發誓，我

并不想這麼幹，良心話，我也沒有那個勇氣這麼幹。我一心祇想和他預付一個月的工錢，請一個禮拜的假，回鄉去看我的母親，因為我的母親病得快要死了。……可是，他不但肯借我一點兒工錢，連告兩三天的病假也都不許。因此，我恨得他入骨。……他看到我沒有心思做工，就開口用中國土話來罵我，我實在不能忍耐地跟他對罵起來，他便用鞭子把我撻得滿身的創痕，（撻起膀子）你瞧，這都是他用鞭子撻的。……可是，這麼一來，我的病又發了，我日夜不斷地咳嗽着。……（咳嗽）在夜晚不能睡覺的時候，我週身疼痛，就起了殺他的心思了。……於是，在那前天，就像今兒晚上這麼狂風暴雨的夜裏，我便懷了一把鋼刀，偷偷地走進他的房間，那獨眼龍手扳着手槍正呼呼睡着，我便咬緊牙關，就這麼一刀，殺在他的胸上，祇聽見一陣慘呼，他就死了。……後來，我……我聽到有人來，我就偷偷地逃走了。

桂香（關心地）你就這樣逃到這兒來了？

金順（點點頭）是的，……可是我戰怕極了，我一生也沒有殺過一個雞，我不知道

那時爲什麼會殺死連誰也不敢惹的這麼一個萬惡的魔王。現在想想，真是像做了一個惡夢似的。那麼可怕。……（電光閃灼，一個猛烈的霹靂。）怕，……我怕……

桂香（興奮地）你到我身邊來！來！你不用怕，你做得對，你幹得痛快！我也過着跟你一樣地狗都不如的生活，（咬牙）可是，我恨我，唉，我恨我沒有你這付勇氣。

金順 那，誰害得你到這步田地呢？

桂香（高聲而直捷地）這都是那個酒鬼張三。

金順 張三？……張三是誰呀？

桂香 我的男人，這兒的一個流氓。

金順 他常常欺負你麼？

桂香 豈止欺負我，他酒吃醉了回來，總是打我……罵我……你瞧，（她拉開衣襟給他看）滿身都是傷疤。……

（她哭倒在桌上，他向前去安慰她。）

金順

（撫摸她的頭髮）你別哭，桂香，我們的命運都是一個樣……

桂香

可是，他……那個壞蛋，他欺騙了我……我……我痛苦極了……

（她哭倒在他懷中，他窘迫地撫慰她。）

金順

別這麼傷心吧，桂香，他怎麼樣欺騙你？你說給我聽聽！我也許可以幫助你。

桂香

（抬起頭抱怨地）說給你聽有什麼用？……你，你又是這麼一個膿包！……而且又是個殺了人的罪犯，連自己的生命也保不住，你能幫我什麼忙？給我走

遠些！（推開他）……男人反正沒有一個好東西！

金順

（但他又靠近她）桂香，桂香，我……我……我愛你……

桂香

愛我？……哈哈……走開吧，愛我……愛我……我已經聽夠了。男人們都是用

這麼一套把戲來騙女人，等女人被他們騙到手了，他們就把你甩開，又去用這套把戲騙另外的女人……

金順

可是……

桂香 你不用說，我知道，你問別的男人不問是不是？我看到過上千上百的男子，他們都問我說過這樣的話，可是，等他們把你弄到手，你用真心待他們的時候，他們就變了。什麼愛情，倒幕的……我已經吃盡了愛情的苦頭了。……

金順 桂香，你爲什麼說出這樣的話，你的年紀還輕呢，你長得又那麼漂亮。

桂香 是啊，正因爲我年紀輕，長得這麼漂亮，……我就吃足了年輕貌美的苦頭，我要是長得一臉的麻子，誰也不來理我，倒反而安穩得多。也可以少換男人的接吻了。……那個死鬼也不會老釘着我，逼我幹那些紅臉的事了。

金順 怎麼樣，你男人逼你幹什麼？

桂香 唉，別談那些事吧！談起來叫我傷心，我總算瞎了眼睛，愛錯了人，我把我的愛情用在一個酒鬼，賭徒，沒有一點兒心肝的流氓身上。……現在，他把我當做他的插錢樹，跟另外一個婊子要好了，却到我這兒來要錢。……

金順 他既然跟別人要好了，你爲什麼還要給他錢？

桂香 唉，我這傻瓜！我明知道他騙我，欺負我，逼我出去賣身，可是，我還是喜歡

他，還有什麼法子呢？他總是跟別的壞子們要好，我越是愛他，喜歡他，因為他很迷人，要不然，別的女人爲什麼同我一樣地看中他呢？媽的，越是別的婦孺愛上他，我越是要從她們的手裏把他奪回來。

金順

你當初怎麼認識他的呢？爲什麼會愛上這麼一個流氓？

（風聲，雨聲一陣陣地加強，浪花不斷地打着窗檻，雷電斷續地搖擊着，她突然靠近他，講述她跟張三的歷史。）

桂香

唉，我記得我認識他是在一個夏天的晚上，我獨自一個人坐在江邊上乘風涼，那時候月亮掛在空中，江面上遊着金蛇似的影子，悠悠地起着波浪，江風吹着我的頭髮，我的衣裳，我真快活極了。那時候，江邊上除了我，就沒有別人，我正覺得太過冷清的當兒，忽然聽到一陣笛子的聲音從我背後吹來，後來那笛子的聲音越吹越近了，原來就是這麼一個冤鬼跟着我，他走到我的跟前和我談話了，我沒有理他，可是，他又對我唱起調情的歌來，那時候，我的心直跳，我實在受不住他的挑撥，我便跟他答話了。……我在月光底下，看不清楚他

的真面目，我只覺得他長得很好看，一個個子很高，身體很壯，影射大漢，而且衣服也穿得很漂亮，因此，我愛上他，他就佔了我的慣人了。

金順 後來爲什麼又愛上別的女人呢？

桂香

誰知道他呀，這就是我碰到鬼了。媽的一等到他做了我的情人過後，他就慢慢地變了，他騙了我的錢，我的首飾，和別人打給我的金戒指，拿去賭錢，喝酒，開賭場。如果我不給他的話，他就鬼神霸道地對付我，咬着牙齒，死捏着我的膀子不肯放。到後來，他簡直硬逼我要錢，甚至搜刮我的手皮包跟衣服，要是不給他的話，他就動手打我，……還不要緊，而且，他後來胆子越弄越大，當着我的面居然調戲起別的女人來了。……這時候，我又愛他，又恨他，又嫉妬他，真不知道拿他怎麼樣才好，……後來，我聽人家告訴我，他專門玩嫖娼把戲，專門拿吹笛子，唱歌來勾引良家女子，也不知道糟蹋過多少女人。……唉，我聽到這話，簡直都把我氣瘋了。

金順 他既是這麼一個薄情郎，你爲什麼還要理他？你也可以另外找一個男人來生氣

他心！

桂香

另外找一個男人？你以為我沒有嗎？要上千上百的都有，可是，我已經懷戀男

人了。我不是吹牛，我並不見得比別人醜些……他却嘲笑我，這畜生！前天被

我打聽到他帶了一個情人去開旅館，我就闖進房間去，他們兩個人喝得泥動爛

醉，赤條條地躺在床上。我氣昏了，我就罵了他，「你這個沒有心肝的死鬼，

你簡直是個流氓，土匪！專門調戲良家婦女的鬍子！」……可是他起來把我周

身都打遍，用腳踢我，又扯住我的頭髮，把我臉上打了好幾塊青斑。……這還

不打緊，他又把我全身的衣服撕碎，大襟，領子，統統都撕碎了，我就只乘

那麼一件漂亮衣服，其餘的全都給他當掉，現在，怎麼辦呢？我連一件出客的

衣服都沒有了。……唉！這大約就是我的報應，我的天呀！你叫我怎麼辦呢？

……（她哭倒在桌上，抽咽地，傷心地哭着，少年無話可答，癡呆了半響。）

金順

你這又何苦來呢？爲什麼要這樣傷心？……你發瘋了嗎？

桂香

（突然抬起頭來，咬着牙齒，喘着氣。）哼，我是瘋了，是的！你們難道都是

畜生麼？你們這些男人？你們難道一點兒人心也沒有嗎？我要把你們一個個地踐死，我恨不能把你們的肉，把你們的那些漆黑的心腸挖下來，嚼碎了你們的骨頭，我才甘心。假使你們當中有一個人死了，我要在你們那付醜惡的臉上吐一口唾沫，用腳踏爛了你們的死屍，用尿澆在你們的骷髏上，我才開心。你們這些卑鄙的畜生，你們假獻媚，小殷勤，你們搖尾乞憐地像一隻瘋狗。要是有個女人稍許讓你們一點，你們就欺負她，打她，罵她，騙她，把她蹂躪在你們的腳底下，你們這些畜生，卑鄙醜惡的類皮狗呀！你們簡直沒有一點兒心肝，都是些死豬，喪盡天良的禽獸！

（她用各式各樣地詛咒罵着男人，但在她對面的少年却並不生氣，也無絲毫的反應，他反而垂着頭，坐在木筒上，一動也不動地祇是輕輕地歎息，窗外吹着如泣如訴的狂風暴雨，他縮緊了身子，四肢顫抖着，牙齒磨擦得各各作響。）

（她感到對手並無任何反應的一種寂寞，癡癡地看著他，然後，從衣袋裏掏出一盒火柴，摸出裏面的煙頭，點火抽吸着。老槍地噴了煙，煙絲盤繞在燈的四

開。她慢慢站起來，扔去煙頭，用腳踏滅。然後走到他跟前，抽響下風，用塗着紅指甲的雙手，輕輕地搭在他的肩上，然後，一隻手摸着他的頭，一隻手却放在他的臉上，發出一種和剛才絕對相反地，輕緩而又膩綿的問話。

桂香 你，金順，你怎麼啦？

金順 (搖了一搖頭，落淚。)

桂香 你怎麼啦？奇怪，你哭什麼？

金順 (看看自己被潮濕的手，推開她的手) 沒有什麼？……

桂香 爲什麼？你難過麼？我剛才罵了你是不是？

金順 不……

桂香 那你爲什麼哭？你冷麼？你凍癱了吧？真奇怪了，就像一隻貓頭鷹似的，你爲什麼不閉口呀？

金順 不要緊，沒……沒有什麼？

桂香 你爲什麼牙齒咯咯地打戰？

金順 我祇覺得有點兒冷。

桂香 冷？（關心地）我早就知道你有點兒冷了！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金順 告訴你有什麼用？……這是我自己……自己的事。

桂香 （同情地）不，我可以想法給你取暖。可是……

（她走到窗邊，看看窗外，一陣閃電，打得她發呆了一會。她慢慢走回頭。）

桂香 （自言自語地）時候不早了，那死鬼恐怕是不會回來了。

（她走近床邊，攤開被，他掉過臉來，釘住着她，她翻了被，又復走近他身邊，像先前一樣地撫慰他，摸摸他的頭髮和臉頰。）

桂香 （溫存而嫉妒地）來，金順，你先睡到床上去，用被緊緊地蓋上，這樣可以暖和些，要不然，會把你凍壞的。

金順 （慢慢拾起頭，窘迫不安地）要是……要是你那個醉鬼回來怎麼辦？

桂香 不會的，不會的，此刻已經半夜了，外面又下着那麼大的雨，不知道又睡在那

一個媳婦的懷裏了，那兒會回來？

金順（慢慢站起來，僂促地。）這纔可以嗎？

桂香（緊急地）你爲什麼這麼一點兒胆子都沒有呢？怕什麼？看你凍得這付可憐樣子，趕快去睡得了。

金順（畏畏縮縮地走近床邊，坐在床沿上。）可是，桂香……

桂香別囉哩囉嗦，你就安安穩穩地睡你的得了。

金順（已經躺下）那麼，你怎麼……呢？

桂香——你不用管……我們就這麼樣捱就過一夜，等這陣暴風雨過了，明天天亮。我送你過江就是了。

（她坐在床沿上，就像母親看護孩子似的安慰他，鼓勵他，溫暖他的手。）

桂香 睡，你的手已經暖了，現在該已經不冷了吧？……

金順（點點頭）謝謝你！

桂香 不要怕，好孩子，犯罪有什麼要緊？拿出點兒勇氣來，只要那個人是應該殺的，殺死他就完了。要不然，留他們活在世界上，會害死上千上萬的人；何況

他又是東洋人呢！

金順 話是不錯，可是，我真駭怕有人來逮我。

桂香 唉，你要放點兒勇氣出來，你還認清楚你是爲什麼害怕。傻瓜！你殺了他，可以救活千百個人命，就是遠去槍斃也是值得的。你用你的刀把他刺死，也用你的刀把你那些同夥的鍊鐐解開了。你雖是受苦，但你的同夥們會感激你呢。

金順 你說，警察會不會找到這兒來呀？桂香！

桂香 我看不會，這麼晚了，天又刮着這麼大的風暴，那兒會有人來？當真那些吃衙門飯的妻該不要命嗎？他們也是人啊！

金順 可是，桂香，要是真有人來逮我，連累了你怎麼辦？

桂香 連累了我！那只好跟你一塊兒去，你以爲我還日子好過嗎？雖說沒有脚鐐手鐐，還不是跟犯人一樣受罪嗎？沒有穿，沒有吃，整天整日地挨饑受餓，又碰着這麼一個冤鬼，我早就不想活了。

（這時窗外的風在怒號，兩領盆地落着，波浪洶湧衝擊的聲音非常可怕。少年

雖說睡在被中，但不免還有些發抖，而且感激之淚，洋溢了他的眼眶。

桂香（替他抹去眼淚）爲什麼？我的優孩子！你爲什麼又淌下眼淚來呢？

金順（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唉！我可憐我們這些人的命苦……

桂香（嫉妬地用纖手撫摩他的臉）喂，我的小心肝，不要做管英氣吧，菩薩保佑你，不會被他們抓去的，你安靜點兒吧！安靜點兒睡吧！做一個好夢！我在床邊上守着你——我的好孩子！

（她渾存的，嫉妬的安慰他，親親地在他臉上吻着，一連幾次的，甜蜜的吻着。此時一個黑影忽然在窗外閃動。）

金順 唉！你待我這樣好……

桂香 不要再嘆氣了，我的小心肝！我喜歡你！你不用怕，有我保護你，你安靜點兒，安安靜靜地睡吧！睡到明天，等這暴風雨過去了，我送你過江。……讓你回去看你的母親……

（她又轉身親吻之際，忽呀聲門開，一陣閃電，一個全身黑衣的彪形大漢闖了

世來，猛然一閃，將門踢上，少女驚呆起立，臉色全白。）

桂香（高聲地）張三！

（張三沒有回答，狠狠地將門闔上。）

桂香 張三！

（張三仍無置之不理，將酒瓶碰地往桌上一擱，煙嘴在嘴角上，腳蹠上長齙。）

桂香（喂縮地走近他）張三，你回來啦？

（張三吸盡了一口香煙，將酒瓶往嘴裏倒了一大口，又碎的擱在桌上，然後走近門後，將門後掛着的鞭子拿在手中。）

桂香（向前走去哀求地）張三，你等一等，你不能這樣，我正要告訴你，你聽我

說！……

張三（將嘴角上的香煙頂往地上一擱，試試鞭子。）你給我走開！

桂香 張三，我求求等我對你說明白了你再動手！張三，你不能這樣不管清紅皂白就

打他……

張三（拿着鞭子一步一步逼近她，少女一步一步往後退。）怎麼樣？你的骨頭也疼了麼，是不是？

桂香（跪在他跟前）求求你，張三一都是我的錯，你饒了他吧！他是一個可憐的孩子！

張三（一把抓住她的頭髮）什麼？你打算給他求情是不是？媽的，（猛力把她一推）你自己也別想逃得了！

（張三奔至床前，像猛獸似地把被掀開，少年畏懼得縮成一團，少女又復向前搶救。）

桂香
張三一張三一你要打打我，不要打他，他沒有罪，他是一個可憐的孩子，一切都是我的錯，是我教他睡在這兒的。……

張三
噢，原來是你教他睡在我床上的？（雙手叉着腰逼近她，她長籲後退。）好，你有種！那麼，我就先來跟你算算帳！

（舉起鞭子來撻下去！少女奔避，欲奪門而出，被張三攔阻，反鎖上門。）

桂香 張三，張三，我求求你，你等我說話說清楚再打！

張三（咬著牙嚙）那麼你說呀，他是誰？

桂香 他……他……他是……

（少年望她睜眼，她不敢說出。）

張三（又一鞭子）說呀，他是誰？

桂香 他……他是我的……

張三 他是你的情人是不是？

桂香 ……不……不……

張三（翻起眼睛）不？

桂香（隨口亂說）……是……是……是的……

張三 噢，是你的情人。那麼，他打那兒來囉？

桂香 打……打……三塘壩來的。

張三 三塘壩來的？

桂香 (不語)……

張三 那，他來幹什麼？

(像審犯人似的)

桂香 他來……他來避雨的。

張三 避雨？哼哼！是來找你的吧？

桂香 不是，我還不認識他。

張三 不認識他？哈哈，哈哈，好潑潑的調兒。(猛虎似的走到少年面前)喂，小

仔！你過來！你可認識她嗎？

金順 (咽着吐沫)我……我……不認識她……

張三 不認識？兩個臉靠臉地睡在一塊兒不認識？(一把抓住他的頭髮)媽的，你這

小仔想在老子面前掉槍花？(猛刀一推)

金順 (跌在地上)沒……沒……我沒有掉槍花，我是不認識她。

張三 (走近他，鞭子)狗賁的，你扯謊！不認識她會睡到我的床上？

金順（畏縮地）我……我並沒有要睡……

桂香（快接）那是我教他睡的。

張三 你教他睡的，那好極了。（妒火燃燒地）兩個人給我把衣裳剝掉，滾到外面去！

桂香 不，張三！你不能這樣殘忍，外面這麼大的風雨，不要把我們凍死嗎？

張三 凍死老子更高興。偷人養漢的女子一定要遭天雷劈死！

桂香（突然反抗地）大雷劈死？哼，天雷要劈那些狼心狗肺的強盜——像你這樣的土匪！

張二（向前一把抓住她的衣領）他媽的！老子饑了你的狗命，你，他媽的偷人還有理？

桂香（激怒地）是的，我偷人，我高興偷人就偷人，你把我怎麼樣？

張三（從胸前掏出刺刀）把你怎麼樣？（舉起刀）老子要殺死你！

金順（奔向前去護她）住手！

張三（用手把她推開）什麼？倒要你這小狗會的衛護她？哈哈，好吧！（咬緊牙

關往下刺一刀）就送你回老家！

（少年慘叫一聲，倒地，一個猛烈的霹靂撲來，少女悲痛已極，彎身扶起少年。）

桂香（顫聲地痛哭）金順！金順！你……你怎樣啦！……

金順（微微睜開眼，淚下，失聲地。）……桂香……桂香……想……想不到我死在

他手下！

（跌倒地上死去）

桂香 金順！金順！金順！（失聲痛哭）……

（張三見目的已達，并見感雷閃爍，若有恐怖，將刀跌落地上，飛奔而出，少女見刀落地上，若有所悟，搶刀直追至門邊，對張三背猛拔一刀，慘呼一聲，張三跌倒門外，接着是最猛烈的一個霹靂，迎頭劈來，少女恐懼萬狀，用手蒙面，斷腿倚在門邊，悲慟欲絕，狂風暴雨傾盆而降，閃電繼續，雷聲怒吼不

四・)

——幕下——

一九三九，一一・聖誕夜。

不要把活的交給他

時間 寒冷的早晨

地點 某鎮的作坊

人物 阿毛，金扣子，沈三，王小二，唐大，老陶，周起，巧雲，清水狼熊。

佈景 這是一所深藏在地下室裏的燒餅店的作坊。四周的牆壁非常潮濕，全用磚石砌成，有些地方已經破舊不堪，滿壁都是斑痕。迎面的牆壁上開着厚窗，窗台已經潮濕得發霉。窗上用一根一根很密的鐵柱撐着，使得室內和室外完全隔絕，不能傳遞任何東西。窗外的地面很高，下着雪，隱約可以看見屋外的雪景。窗沿上掛着冰柱，被多年的麵粉遮蓋了玻璃，陽光絲毫不能透進。左首的牆角上有一道很厚的板門，上面扣着磚石，這是防風雨扇的自由開關的轉軸，由門而下，大約有四五級階梯方始到地，可以看到外面的地基比裏面高出幾尺。沿石階而下，有一座烏黑的寶台，這是專為供養與蒸饅頭用的鍋爐。上面有大塊的

鐵板 and 漆籠，下面開着兩個用火磚砌成的火眼。但被多年的燭火熏得漆黑，並且滿佈着塵灰和蛛網。室中靠右首的地方，設着一張很大很厚的長方桌，桌上堆滿了生麵糰，和已經成形的糕餅。四圍圍繞着五六隻高凳，桌上堆滿了麵粉袋，貼心盆，和一些揉麵糰用的木棍與什物。但到處都積着白粉的塵埃，甚至連工作人員的頭上，肩上，身上都積着麵粉，一個個像半死的雪人一樣。

京門

在這地獄一般的地窖裏面，他們這一羣像半死的雪人形的工人，就活像六架機器，從早到晚在那兒工作，揉麵糰，捏麵餅，烘麵包，蒸饅頭，各人幹各人的手藝，但總是無精打彩地打發呵欠。爐眼中的火簇，就好像野獸一樣地張大着嘴，熊熊地閃動着火光。這六個無生氣的人，把憂鬱悶在心头，彷彿一切的話都說盡了。除掉各人偶為互相觀察各人臉上的表情之外，其餘的時間都守着緘默。有時，他們當中有一個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然後，就像疲倦的馬一般地低吟着。起初是一個人獨唱，其餘的人沉默地靜聽着；然後，又有一個人和唱了，其餘的人也不知不覺地跟着合唱起來。於是，這歌聲，在這沉悶的地窖中

，變成唯一的活力，像波浪似的向前滾去，聲音愈來愈響。到後來，這歌聲變成唯一能發洩胸中氣悶的東西了，於是，大家索性拉開破皮竹一般的嗓子，唱起來，甚至擾亂了鄰舍的安甯，也死人不償。彷彿從這歌聲裏，可以喊出奴隸們所受的痛苦，又彷彿在他們閉着眼睛的幻想中，閃着一條光明而又寬闊的道路。

唱不完呀，

我們心頭的苦悶。

流不盡的呀，

我們身上的汗臭。

吃不飽的呀，

我們肚皮的飢餓。

受不住的呀，

我們奴隸的痛楚。

忍耐吧！忍耐吧！

世界總不能永遠黑暗，

光明唯有自己去尋求。

一陣嘹亮的搖門聲，把他們的歌聲澀壓下去，接着是一陣粗魯的踢罵聲，從門外傳來。

清水

（聲）媽的，你們這些囚犯！……餓又吃飽啦？……儘在那兒嚷嚷些甚麼？……

……老子雇你們來做軍用餅的，不是叫你們來唱歌哇！哼，要是再他媽的不識抬舉，老子就用刺刀割下你們的舌頭，省得像烏鴉一樣地亂嚷嚷！誰要是再囁語就給我滾開！老子不希望你們這些王八蛋！……我可以告訴你們，大夥兒放安穩些，別把老子惹上火來！

（這侮辱的罵聲，很有效果地，把一切的擾嚷鎮壓下去了。於是，各人又繼續他們的作業，地窖中，立刻便回復到死一般地沉寂。大家氣憤憤地重新打起精神，阿毛格外地緊把風箱拉得呼呼作響。）

金扣子（忍不住胸頭的怒火，把麵糰往下一扔）他媽的，不幹就不幹得了，有什麼希罕？老子本來就不想幹了。

老陶（拿下嘴裏的烟煙袋）小老子，你輕癩點兒好不好？回頭被那個狗熊聽見了又是麻煩。……

金扣子（恭慄地）聽見了怎麼樣？怕他把老子嚼碎？只有你膽小，樹葉掉下來怕打破頭的傢伙！

唐大 別這麼講，金扣子！你們都還年紀輕，沒有家累。可是，老陶上年紀了，一家大小幾口子就靠他過活呢。一天不做，一天就得餓肚皮。

杭三（凝視他一眼）照你這麼說，唐大，我們就應該像鴉孫子似的做到死變？

周起（感慨地）哼，想一想咱們在這兒幹的什麼玩意兒吧？弟兄們！咱們從早做到晚在這兒做「軍用餅」，罪名是「資敵侵略，屠殺同胞」。一旦被游擊隊逮住了，媽的一個個的腦袋就得搬家。

唐大 什麼？周！被逮住了腦袋就得搬家……照，照這麼說，幹這玩意兒，不簡直

就是……

阿毛（拉着風箱）唔，也差不多。

金扣子 你還以為不是嗎？

唐大 那麼，大夥兒早就應該丟手啦，爲什麼還要幹到如今呢？

老陶（吸了一口烟）爲什麼？老弟！爲着活呀，一個人生在世上總得要飯吃；爲着

吃飯，什麼昧良心的事都得幹。

金扣子 哼，爲着吃飯！人家要你死，你就死嗎？媽的，你天生就是個孬種！

老陶（拔下烟袋）你說什麼？你！

王小二（勸解地）別吵好不好？咱們中國人就只知道鬧內鬨。

杭三 大夥兒不團結，也難怪被人家欺負。

唐大 照這麼說，大夥兒應當怎麼辦呢？

老陶（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唉！沒有辦法，就是做牛馬也得做，不做就挨餓！

刷起 不過，老陶！要知道像咱們這種做法，只是把自己一天一天地做瘦了，把敵人

一天一天地養肥了。

扣子 (丟下糕餅) 周起！我會養有大夥兒不幹！

阿毛 (停下風箱) 對了，大夥兒不幹！

沈三 (嘲笑地) 哈哈……阿毛有種！

阿毛 唔，怎麼樣？

王小二 (豎起大拇指) 刮刮叫！

金扣子 依你說怎麼啦？

王小二 (擲榆地) 我說呀，爲着一個人大家就非幹不可。

阿毛 爲難呀？王小二！

王小二 你們務請看。

金扣子 還不是爲那狗熊嗎？

王小二 你恰恰辦錯了，老弟！

阿毛 噢，我知道了。

金扣子 誰呀？阿毛！

阿毛 你是說巧雲嗎？

全體 巧雲？

金扣子 巧雲？

王小二（嬉皮笑臉地）那还用問嗎？

唐大 對了，大夥兒都爲着巧雲！

杭三 老實說，不爲她大夥兒老早就幹不下去了。

老陶 不錯，巧雲這丫頭，的確是惹人喜歡，要不是爲她，大夥兒也不會幹到如今。

周起 唔，巧雲就好比天上的一顆星，要不是爲了她，誰他媽的願意死在這黑洞洞的

地獄裏啊！

杭三（捏着饅餅）巧雲這小丫頭也真長得可愛，笑起來笑得那麼甜。

王小二（俏皮地）唔，就像你手上做的饅餅一樣甜。

金扣子 皮膚生得又白又嫩。

杭三 唉，就像你手上捏着的麵糰一樣地白。

王小二 明兒來給金扣子做個媒好不好？

全體 （哄笑）哈哈……

金扣子 他媽的！

杭三 呵，金扣子不要！

王小二 那麼，就讓她嫁給阿毛囉！

阿毛 少要撒屁好不好？

老陶 說起來，誰要是討了巧婆這丫頭呵，才真是禍分呢！連城裏的大姑娘，也找不

出幾個人像她這樣的纏綿的……刮刮叫。

唐大 那個嘴巴上的顏色啊，老是那麼通紅的。一雙滴溜溜圓的眼睛，就像狐狸精一

樣的迷人呢。

杭三 喔，怪不得唐大這疍被她迷得那癡昏頭昏腦的！

王小二 也難怪，連老陶這兩天夜裏都在說夢話了。

金扣子 可是，巧雲的脾氣可真壞，簡直像一隻母老虎。

阿毛 活像我們家裏那隻淘氣的小狗。

周進 我說呀！最最可愛的是，誰都想不到那麼一個頑皮的小丫頭，會纏得那麼一手好花。

杭三 唉，可惜就像一隻绣花枕頭，滿肚子的都是稻草。

周起 還因為她生在富人家裏啊；要不然，她不也是個知書達禮的女學生嗎？

金扣子 怎麼，巧雲今天為什麼還不來？

杭三 你急什麼？還怕她不來嗎？

阿毛 她每天總要來討燒餅的。

王小二 金扣子大約是在想她了。

金扣子 他媽的！

阿毛 少要撒屁！

（此時，在那個飄着雪花的窗外，出現了一個玫瑰色的血紅的窟窿，和一雙活

滾滾地圓眼睛，向寶裏窺探。同時，發出了她那柔和而又清脆的聲音向寶裏叫喚着。）

雲 喂！小犯人們！給兩塊燒餅給我好嗎？

（這時郎的聲音，就像音樂似的有一種魔力，使得大家都轉過臉來，盯睛地望著窗外。她把面孔湊貼在玻璃上，鼻子和紅色的小嘴唇擠在玻璃上，動着她的小手。）

巧雲 怎麼樣？小犯人們！燒餅有得多嗎？

金扣子 有得多，巧雲，你進來好了。

巧雲 狗熊不在這兒嗎？

阿毛 不在，快點兒進去好。

（小面孔便在窗隙隱沒。然後聽見唱着歌，隨着腳步的響聲推門來，巧雲便在離開地面四級高的階台上出現了。大家的頭前傾後仰地望著她，她像小鳥似的，活潑地跳下階台，手拉着衣角，就像貴婦人拉着長裙似地走到爐灶跟前

巧雲 你早啊！周起！

周起 你早，巧雲，從那兒來的？

巧雲 從家裏來。

周起 此刻上那兒去！

巧雲 上工去。

周起 吃過早飯了沒有？

巧雲 沒有，是鈞還兒來討燒餅吃的。

周起 （隨手拿了幾塊烘餅給她）吶，先拿去點點心吧！

巧雲 謝謝你呀，周起！

阿毛 （拉着風箱）今兒開心嗎？巧雲！

巧雲 我天天都開心。

阿毛 …，我是說外面下那麼大的雪。

巧雲 知道，雪下得越大越開心。

阿毛 咱們回頭去堆雪人兒玩好吧？

巧雲 好呀，還可以打雪仗。

（她嚼着燒餅，走近老陶他們的長桌前。）

老陶 （噴着煙）喂，巧丫頭，你媽媽在家嗎？

巧雲 在家，

老陶 爸爸呢？

巧雲 也在家。

老陶 在家幹什麼？

巧雲 還不是躺在牀上抽大煙嗎？

老陶 唉！黑處裏來的錢，還是往黑處裏花。

（走近唐大跟前）

巧雲 你還是在做什麼東西啊？唐大！

唐大 做糖大餅。

巧雲 嗚嗚嘿！「唐大」做「糖大餅」？好笑。

（走近杭三）

巧雲 你在這做什麼呀？杭三！

杭三 做包子。

巧雲 拌什麼用呢？

杭三 餛飩的。

（全體哄笑，她又走近王小二。）

巧雲 你呢？王小二！

王小二 我在這兒做花捲。

巧雲 （打趣地）這也是餛飩的嗎？

王小二 不，不，還是餛飩的。

（全體哄笑，巧雲走到金扣子跟前。）

說扣子 我想請你一件事，不知道你肯不肯？

巧雲 又有什麼好事找着我呀？金扣子！

金扣子 （從衣服上拔下扣子）請你給我縫一縫扣子。

巧雲 （拿起扣子看一看）喲，這是金扣子嗎？我不敢縫。

（全體嘆笑，她把扣子拋向窗外。）

巧雲 還有別的什麼事找我嗎？你倒想得怪不錯的啦！

杭三 可是，巧雲，如果有一個人找着你幹什麼，你可別理他呀！

巧雲 誰會找着我啊？你又見鬼了。

杭三 謹防那個狗熊找着你。

巧雲 他找我幹什麼？

王小二 就怕他拘引你。

巧雲 別放屁了。

王小二 真的，巧雲，據說這兒的誘花姑娘沒有一個不給他贈過過的。

巧雲 可是也別做夢，別想來碰一碰我。那麼一個騙牛眼，兩劈「仁丹」鬍子，走起路來就像僵屍鬼，罵起人來比倒馬桶還要臭，我會看上這麼一個缺德鬼嗎？哼，滾吧！

唐大 對了，這傢伙簡直不是人，連畜生都不如。

老陶 除掉賭錢，喝酒，玩花姑娘之外，一股腦兒沒有好事幹出來。

巧雲 可是，他倒會說一口的中國話呢。

王小二 那有什麼希罕？專爲跟女人吊膀子用的。

杭三 別說希罕不希罕吧，老哥，有些女人竟會受他騙呢。

巧雲 那叫活該，我看見他連隔夜飯都要嘔出來了。

唐大 可是，巧雲，咱們天天都在替你担心着。

巧雲 爲什麼？

周起 因爲咱們大家關在這籠子裏，就像無期徒刑的犯人一樣，一天到晚幹這種牛馬

一般的生活，真恨透了。

巧雲 那你們爲什麼不早點兒走開呢？

周起 走，總有一天要走的。可是只要有你們，咱們就是再在這兒幹上五年十年都情願。

巧雲 真的嗎？

周起 真的，巧雲！你是咱們的。有了你，咱們就好像看見一盞燈一樣，大家就會開心了。如果沒有你，在黑洞洞的牢鑿裏，一天也活不下去呀！記住吧！巧雲，你可千萬別跟那個當兵的狗熊弄了去，我們大夥兒都恨透他了。有你，咱們還有一線希望。如來你要離開了咱們，咱們連什麼都完了。

巧雲 你們放心吧！小囚犯！只要你們天天給我大餅吃，我就是你們的人。

周起 來吧，巧雲，這一鍋饅餅烤得頂好，來，用衣兜兜上。

（巧雲敏捷地拉起圍裙，走到爐灶前，周起把一籠子最黃的饅餅拋到她的衣兜裏。）

周起 趕快走吧，巧雲！別給那個憲兵瞧見了，抓住你。

巧雲好，等會兒見，可憐的犯人們！

（她像一隻小老鼠似的，快步地踏上階台，一溜煙地逃跑了。但他們都很津津有味地在議論着她。）

唐大 這個小丫頭，就真有點兒替她擔心。

老陶 噢，恐怕遲早要落在那個狗娘養的手裏吧！

王小二 這會兒誰也說不定，我們等着瞧好了。

杭三 小丫頭生得那麼嫵嫩，狗熊看見了也不見得不想揩揩油吧？

金扣子 我看巧雲沒有那麼下賤。

周起 不過，誰也禁不住一個浪人整天地跟她們胡。威逼利誘，什麼卑鄙醜惡的手段都做得出來。

（這時忽然聽見一陣帶着醉意的粗獷的異國的歌聲，由遠而近，這時，全屋的空氣即刻緊張起來。）

老陶 唉，別做聲！

阿毛（機警地）聽！狗膽來了！

金扣子 光景黃湯又喝多了，聽他媽的橫七豎八地吹牛吧！

（突然砰的一聲，把堅厚的板門用腳踢開，喝得泥離爛醉的清水，穿着一身黃呢制服，腳上套着一雙帶刺的長統馬靴，一手握着酒杯，一手提着酒瓶，立在最高層的階台上，搖擺着身體。舉起杯，高聲地嚷着。）

清水 萬歲！萬歲！萬萬歲！

（將滿杯的酒一飲而盡，然後搖幌着脚步走下階台，全體起立鞠躬，但金扣子與阿毛倔強地不肯低頭，周禮傲慢地用鏟子刮着鐘鏢，并不理睬。）

全體 你早啊，老總！

清水 早，夥計們！

周禮 請你把門關上，外面冷得很。

清水（關上門走近他）你怕冷嗎！老周！來！喝一杯酒吧！

周禮 我不會喝酒，老總！

清水 (輕蔑地) 酒都不會喝？你這傢伙真不識抬舉！

(端着酒杯走近老陶)

清水 來，老陶，這杯酒該你喝！

老陶 (謙辭地) 對不起，老總，我不能喝酒。

清水 爲什麼不能喝？

老陶 因爲……因爲我有咳嗽病。

清水 什麼咳嗽病不咳嗽病？我要你喝！

唐大 他有癆病，老總！他不能喝酒。

清水 (蠻不講理地) 不能喝也要喝，(對喝) 老子命令你喝！

老陶 (屈服地) 好，好，我喝！我喝！

(老陶喝完後一陣咳嗽，伏在桌上痛苦異常。清水仰頭大笑不止。各人臉上現出忿忿不滿的神色。他又喝了一杯，抹一抹嘴角和小鬍子，坐在階台上。)

清水 喂，你們這兒綉花姑娘都很不錯啊！

唐大（見別人不理他，不得已應酬他一句）是的，還還好。

清水 一共有多少綉花姑娘啊！

（他們當中互相看一看，有幾個露着意味深長的表情，有幾個人笑起來。但依舊沒有人理他，唐大逼不得已地同他周旋。）

唐大 聽說一共有二十來個吧？

清水 喔，二十來個？（對唐大擠一擠眼）你們都拚命地拿她們開心嗎？

唐大 不，我們不會。

清水 吊吊膀子有什麼關係呢？

杭三（低聲地）這種把戲，我們一個也不內行。

清水（把全屋的人打量一眼）唔，是的，你們是不行，這種事於你們是不大相宜。

王小二（自言自語）再說，我們這兒也沒有吊膀子的能手。

清水（肯定地）對了，你們大家都還不够資格，看你們這種面黃肌瘦的樣子，一個個都像鬼，那兒談得上吊膀子呢？膩！……

周起（諷刺地）再說，我們整天到晚的做工，也沒什麼吃得空。

清水 對啦！你們要知道吊膀子不是一件容易事啊？說，像你們這種骷髏相，簡直像叫化子一樣，誰會看上你們呢？你們要知道，女人第一是喜歡錢，第二是喜歡強壯，第三是喜歡穿得好，吃得好，一切都講究。

唐大 對了，像我們這樣自己都要不活自己，那配談什麼女人呢。

清水 不錯，像你們這樣簡直像個瘟鬼，女人看見你們逃也來不及，那兒會看上你們呢？要像我這樣身體，（他袒胸揸袖，滿身黑毛，對大家示威）說，可惜你們中國人個個都是灣腰駝背，個個都像他媽的傷病鬼，女人那兒會看上你們呢？

老陶 可是，老總，像你們這樣一天做到晚，怎麼能不成傷病鬼呢？

清水 在我們國內我曾吊過上百個女人的膀子，沒有一個女人不愛我的，只要我向她們招一招手，或是向她們擠一擠眼睛，她們連魂都沒有了。說……有時候，每天換一個，有時候一天換兩個，有時候一同五六個倒在我的懷裏來，有時候簡直象蒼蠅似的一大羣的女人跟着我，我簡直都應接不暇了。說……（他說完

後，又得意地舉起酒瓶喝酒。）

金扣子（低聲地對阿毛）媽的，他吹牛吹得這房子都要炸了。

阿毛（低聲忿怒地）也好，讓房子倒下來壓死王八蛋！

（他一口氣喝了半瓶酒，痛快地吁了一口氣，砸嘴，然後，從胸前掏出一塊綉花的手絹，抹一抹修得齊整的小鬍鬚。然後，驕傲地把手絹在空中一揚。）

清水 你們猜，這條手絹是從那兒來的？

（大家皆一看揚在空中的手絹，沒有人理他。）

清水 連這個玩意都猜不出嗎？你們一個個真像蠢豬。呸，這是我從綉花姑娘王小妹那兒搶來！像這種綉花的東西，我那兒多得，枕頭，襯衫，襪子，要多少有多少。……哈哈，綉花姑娘個個都是我的相好。哈哈……

（指著劇本地吹牛，又倒滿了一杯，一飲而盡，大家互相傳視著。）

金扣子（咕噥着）哼，可是有一個人就別夢想。……

清水（跳起來）什麼？你說什麼？

阿毛 噢！（吐一口唾沫）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清水（將酒杯摔在地上）媽的，你這畜生，你罵誰？

阿毛 沒有，我沒罵你，我是罵金扣子的！

周起（惱怒地將鏟子在爐竈上猛烈的刮着）哼，只要敢拔她一根汗毛！……

清水（掉過臉去向他）喂，夥計！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周起（仍舊刮着鏟子沒有回答）唔！……

清水 怎麼？怎麼回事啊？

周起（向他眨了一眼）沒有什麼——隨便講罷了。

清水 不，等一等？（走近他）這是什麼意思？什麼叫不敢拔她一根汗毛？

（周起還是不理他，只是傲慢地用鏟子在爐竈上不斷地工作，把那些烘好的饅頭取出來，很響地撒在地上，他似乎不屑跟那個憲兵談話的樣子，那個兵陷入一種不安的狀態中，更進一步地走近灶前，祇是呆立着看他。）

清水 不行，告訴我！你一定得告訴我！你說什麼？你說我不敢拔誰的汗毛？你侮辱我！媽的！沒有那個中國人敢同我說這種話。……沒有過……你他媽的居然敢同我說這種話？你！

（於是，全屋的人，都停止了工作，都在冷眼瞧着他們，自然，他們是希望周起得勝的。清水用目光掃一掃四周，有些尷尬的樣子。但爲了維持自己的威力，便大聲吼起來。）

周起（凝視着他）我？我怎麼樣？

清水 不行，你一定得說！

周起（突然轉過臉而且反激地向他）說？說什麼？

清水 你說，誰？

周起 我說，你！

清水 我怎麼？

周起 你不敢！

清水 你說我不敢？

周起 唔，你就不敢拔她一根汗毛。

清水 我不敢拔誰的汗毛？

周起 拔她的汗毛！……

清水 （搔搔頭皮）她？她是誰？

周起 我說巧雲。

清水 巧——雲？

周起 唔，那個綉花的小姑娘。

清水 （強笑）噢，哈哈……原來你是說她呀？

周起 嗯，你敢拔她一根汗毛嗎？

清水 哈哈……說了半天，原來你是說她呀？哈哈……

周起 嗯，怎麼樣？

清水 哈哈……這算得什麼？（向地上吐口痰）嘿！

周起 你敢碰她嗎？

清水 你等着瞧吧！

周起 好，我等着瞧！

清水 不消半天工夫。

周起 你真會吹牛啊！丘八爺！

清水 說不定只要二十分鐘。

周起 你打算用手槍跟賊跑嗎？

清水 笑話——王八爺才用槍。

周起 （反駁地想他的槍）王八爺才會相信你的話。

清水 （從皮套裏掏出槍交給他）不用信就把槍交給你！

（周起望他們擠了一眼，大家互相警視，不發一言，一心等待着事情的發展）

周起 （擦過槍）好吧，大丈夫一言為定！

清水 （和他握手）二十分鐘過後，我要教你認識認識我清水的本領。

周起 滾出去吧，丘八爺！你礙我們的事！

清水 (陪周大醉地) 只得二十分鐘，包可以弄巧雲到手！

周起 (大怒地舉起鐵子) 我要你滾出去，你妨害我們的工作！

清水 好吶，我這，二十分鐘之後，你們瞧着好了。

(他呼着狼狽的異國情歌，蹣跚地走上舞台，等他剛一出門，大家就鬨然起立，一齊圍圍在周起一周圍，紛紛地噴嚏起來。)

老陶 (怕事地) 周起，你這樣惹起了一樁大禍，弄得不好呀！

周起 怕什麼？一人做事一人當！

唐大 唔，當兵的剛才受了委屈，結 是報復在巧雲的身上，你反而把他提醒了。周起！

金扣子 我說不要緊，記得去年這狗熊還沒有來的時候，那個流氓想調戲她，結果，被巧雲打了兩個巴掌了。

河毛 上兩個月金扣子的哥哥，金老三不也是一樣嗎？

王二 唔 這會兒恐怕要挨到金扣子吃巴掌了。

金扣子 他媽的！

阿毛 狗吠裏吐不出象牙來。

周起 咱們現在就像賭國王打賭，誰勝誰負都不管，反正咱們這邊的賭徒是巧雲，非

同鄉丘八和注一擲不可。

阿毛 周，如果他這一回賭輸了，你說他會滾蛋嗎？

周起 這話也說不定，也許他會覺到自己不能下台就滾蛋，也許他會更辣毒地報復咱們。

金扣子 如果這狗肅老齊面皮不滾蛋呢？

周起 咱們大家就先滾。

阿毛 滾到那兒去呢？周起！

周起 滾到那兒去嗎？老弟，滾到自由自在的地方去！

阿毛（恍惚地）自由自在的地方！

周起 唔，（堅決地）唔們總不能待在這黑牢裏過一輩子啊！
金扣子 去，周起，我跟你一塊兒去，我老早就想幹了。

阿毛 我也去，金扣子，我們大家一齊去。

廣大 只要比這兒好一點兒我也想去。

老陶 你們打算上那兒去啊？

周起 投奔新X軍。

全體 （驚疑地）投奔新X軍去？

周起 唔，只影渡過這一片大湖，爬過那座高山，就可以看見自由自在的天地了。

全體 那麼，我們一齊去！

老陶 （猶疑地）去是去，可是他們會收留我們嗎？

周起 爲什麼不收留？只要咱們能刻苦，耐勞，背得動槍杆，下得下決心，他們總是

歡迎的。

阿毛 你可有熟人在那裏嗎？周起！

周起（得意地）自然有，我的堂房弟弟就在那兒，他從前是個學生生意的，現在，居然做起什麼指導員來了。他前次寫信給我，說那兒怎麼怎麼好法，要我也放下這倒霉的手藝，跟他一塊兒去幹，他信上說，只有堅決地幹；咱們窮人才有翻身的一天。

唐大 幹吧！老百姓吃苦也吃得太多了。

老陶 唉，我們的活罪也受够了。

周起 不過我那邊去，也許會比這兒還辛苦，可是精神上却要比這兒痛快得多。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釘着咱們。梁根子講大話，吹牛皮，罵咱們，打咱們，侮辱咱們了。

杭三 我說，周起，只要我們能夠到那邊去，吃苦有什麼要緊呢？我們大家個個都是吃苦頭來的。

王小二 至於做工吧，我們能替鬼子做工，難道不能替自己人做工嗎？

金扣子 對了，王小二的話我贊成。媽的，（擱下麵餅）擱下還玩意兒，咱們大家一

齊走！

阿毛 走，（放下風箱）要走咱們這會兒就動身。

杭三 走走走，可是，有一個人你們別忘了。

阿毛 誰呀？

王小二 巧雲你們別給漏了。

金扣子 喔，你是說巧雲呵？哈哈……

杭三 笑，笑什麼？

王小二 你難道打算把她交給鬼子替咱們照料嗎？

金扣子 誰說把她交給鬼子？

杭三 就不怕巧雲被那個狗熊糟蹋嗎？

阿毛 不會的，杭三，我說巧雲不會的。

王小二 不會的，你能保險嗎？萬一被那個狗養的弄上手呢？

阿毛 （咬牙）哼，只要他敢拔巧雲一根汗毛。

金扣子（拔出小腿裏的小刀）媽的，老子，就送他回老家！

周起（鎮定地）還沒有到那個時候，金扣子！咱們能帶巧雲一塊兒走最好，萬一被

那狗彘的弄上手，那就叫咱們全盤的希望都完了，她也別想活下去！

阿毛 萬一事情有了變化呢？周起！

周起（套出手鎗或揚示着）如果，他把咱們最後一線希望都毀了的話，（咬牙切齒

地）媽的，與其把她活的交給他，不如把死的交給他！

（忽然間，一陣男女的追逐和調笑聲從窗外傳來，大家像受了雷擊似的，互相凝視着，噁口無言。接着，那帶着喘息的輕快的脚步声，和帶着玲瓏之聲的馬靴的奔跑，雜着笑語地掃過窗邊。於是，大家不約而同地一齊擠到窗口，並且一齊揩拭了被麵粉遮蓋了的玻璃。）

巧雲（聲）你讓我走吧，清水，等一會被那些綉花的姑娘們圍了來很不好，……

清水（聲）這怕什麼？巧雲！她們個個跟我相好過，……就只有你，……來，來，

相好過！……

巧雲（聲）不，你放我走吧！好清水！回頭被那個屋子裏的擀麵師傅們聽見了，他們會笑我的……

清水（聲）還有什麼要緊呢？巧雲！那些傢伙都是我出錢雇來的，全是些畜生！他們一個個就像猴子一樣被我關在籠子裏，誰敢來笑話你呀？……來，給我相個嘴。

（一個響亮的相嘴聲，接着又是一陣追逐和笑謔，腳步漸漸地遠去了。他們大家像打敗仗的兵士似的，垂下頭，毫無聲息地走回各人的位置，一言也不發地，埋頭做着各人的業務。只聽到金扣子氣不平地在拍着繫繩，阿毛使勁地拉着風箱，周起格外用力地把鏟子在鍋底上刮着。不知是誰輕輕地吹起口哨。接着便有人低聲的唱起歌來，於是，這憂鬱的歌聲又充滿了地窖。）

唱不完的啊，

我們心頭的苦悶。

流不盡的呀，

我們身上的臭汗。

吃不飽的呀，

我們壯皮的飢餓。

受不住的呀，

我們奴隸的痛楚。

忍耐吧！忍耐吧！

世界總不能永遠黑暗，

光明唯有自己去尋求。

（在這低沉而又愁慘的歌聲剛剛完結時，忽然「呀」的一聲，那個厚板門被推開了，巧雲，依然和平常一樣，手攏襟鬢，神氣活現地出現在階台上，嬌聲地望大家招呼着，歌聲便逐漸消沉下去。）

巧雲 可憐的小犯人們！我又來了。

（但是，滿屋的人都沒有應聲。他們都改了平常的習慣，大家都用着青澀的目

光，凝視着巧雲。沒有半句反映。可是，從他們臉上的沈默的表情看來，他們的胸中，是燃燒着共同的爐火。巧雲悽悽走下階台，對這種異乎尋常的接待感覺驚訝。忽然間，她的臉色轉紅，忽又發白。隨後，她有些神情不安起來，帶着一種滯呆的色調。）

巧雲 你們——爲什麼這樣對我？……

周起（憎惡地）問你呀！

巧雲 我怎麼樣？

周起（刮着鬍子）沒有——沒有什麼。

阿毛（忍不住堵住嘴笑了）……

巧雲（走到他跟前）笑什麼？你這死鬼！

阿毛 怎麼？難道笑都不能笑嗎？

巧雲（向他吐一口吐沫）呸！你笑誰？

金扣子（忍不住地插嘴）笑你！

巧雲（立刻奔到他跟前）要你就死鬼插話！

金扣子 怎麼？別人能說話，難道我不能說話嗎？

巧雲 他爲什麼笑我？

金扣子 你問他好瞭？

周起（停下鋤子）你爲什麼小許他笑呢？

巧雲 他，他不懷好意。

周起 他不懷好意？哼，是你自己心虛吧？

杭三（擲槍地）難道要他望你哭嗎？

（全體哄笑）

王小二（諷刺地）唔，說不定他就要望你哭了。

（全體哄笑）

巧雲（發急地）死鬼！你們這些囚犯！

洪陶 唉！是的，我們都是些囚犯！

巧雲（急奔至老陶前）你說什麼？

唐大（冷言冷語）他說我們都是囚犯，只有你不是——

巧雲（急得要哭）你們這些死豬，你們欺負人！

周起（狠狠地睜起一眼）也不知道是誰欺負誰？

（巧雲知事不妙，不在意地走到周起身邊，想打開僵局，抖起她的衣兜來。）

巧雲少說廢話了，周起，再拿點兒饅頭跟大餅給我吧！

周起（不理她）什麼？大餅跟饅頭？巧雲，你不怕鬼子，咱們可怕那熊狗呢。

（全體哄笑）

巧雲我肚皮餓了，周起，你別麻煩好不好？

周起噢，你小姐肚皮餓了，咱們這些囚犯的肚皮難道就是租來的嗎？

（全體哄笑）

巧雲我要幾個包子，死鬼，你給不給？

周起包子，（扔了一塊木片似的大餅在地上）委屈一點兒，還是吃吃大餅吧！

(全體哄笑)

巧雲 快點兒，殺頭鬼，你究竟給不給呀？

周起 你忙什麼？有誰在等着你相面孔嗎？

(全體又復哄然大笑)

巧雲 (用脚在地上狠狠地踏着燒餅) 我不要了，你們這些畜生！殺頭鬼！哼，等一

會，你自然會教狗熊來，收拾你們！……

(全體作最大最長的哄笑。她罵完了後，突然轉回身，急奔走向階台，奪門而

出。)

周起 (深深地嘆了口氣) 唉，完了，咱們最後一線的希望統統都完了。……

(他們像一羣受傷的羊似的，無精打彩地默不作聲，但怒火都在各人的胸中熊

熊地燃燒着，快要爆發出來。)

阿毛 (耐不住地) 這麼一來，他不會報復我們嗎？周起！

周起 (反激地) 誰？誰敢來報復我們？

金扣子 鬼子狗熊！

周起（堅決地）好，他發來，老子就先幹掉他！

全體（驚急起立）先幹掉他？

周起（放下銃）是的，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是天職！

（大家相視無語，沉默了片刻。）

唐人（疑慮地）幹掉他以後怎麼辦呢？周起！

周起 大家一齊走！

老陶（發感地）走到那兒去呢？周起！

周起 到新X軍去呀！

（忽然，聽到一陣瓊響的異國的情歌，大家肅穆。周起指揮大家依舊回歸原位上工作，靜候着事變的來臨。這時，砰一聲，清水一脚把門踢開，烏亮的長統馬靴，在階台上發光。清水喝得泥塵爛醉地，一手提着酒瓶，一手攙拖着巧雲，立在最高一層的階台上，得意地彈笑着。）

清水 哈哈……喂，夥計們，你們跟老子打賭嗎？可是，你們輸了。啵哈哈……這
是誰？（用手摸巧雲下巴）你們認識她嗎？（從她頭上拔了一根頭髮）老子不
但拔了她的汗毛，還要相她的嘴。（侮辱地在她臉上一吻）……哈哈……夥
計們！這就叫做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吧！哈哈……哈哈……

（跟着這笑聲而起的，就是全屋子的嘩嘩的噓聲。忽然，金扣子急奔到階台跟
前，大家也一齊跟到門口，惡狠狠地，高聲地，狂野地罵着巧雲。）

金扣子 （指着她）巧雲，你這下賤的婊子，你還有臉來見我們嗎？（狠狠地向她吐
一口痰）呸！

阿毛 （也跟着吐了一口痰）呸！不要臉的死丫頭，你把咱們祖宗的臉都丟盡了。

唐大 你還沒有心肝的賤貨，你還好意思到這兒來嗎？

老陶 你這死丫頭，沒有我們你早就餓死了。

杭三 要跟人也不應該跟一個鬼子啊，你還忘恩義的東西！

王小二 你以為跟一個鬼子要好是光榮的嗎？呸！把你祖宗的臉都丟了。

金扣子 你這騷婊子，你不準咱們中國人！

阿毛 你把咱們中國人的臉都丟盡了，滾開吧！

（他們圍住巧雲罵時，她始終不發一言，睜大着兩湖黑眼睛怒視着他們。一陣戰慄透過了她的全身，她的臉色發白，嘴唇發抖，胸脯起落不停，把雙手舉到臉上，掠一掠頭髮，直到他們噴了一口吐沫。）

巧雲 呸！你們這些倒靈鬼！活囚犯！唔，我是同清水要好了。你們敢把我怎樣？……

永遠在這兒坐牢吧！你們這些畜生！你們居然敢欺負起我來了，哈哈……

（狠狠地罵落苦笑着）你們難道不要命了嗎？你們這些殺靈鬼！囚犯！下流胚

！你們天生就是奴才命！活該坐一輩子長牢！哈哈……哈哈……哈哈……

（這時，巧雲一面被感情所衝動地罵着，但同時却被良心所鎮實地，又何惜他們，於是苦笑漸漸變為哭泣，啞啞地痛哭着向門外奔去。清水却帶着勝利的笑聲而退。這笑聲顯然對他們是一種莫大的侮辱，他們像被刀砍了似的視痛

生心，互相凝視着默不作聲。）

金扣子（猛然抬頭）咱們就這麼讓他們去嗎？周起！

周起（用手擋着台子）不，不能把她交給敵人帶走！

阿毛（怨忿地）她已經跟他走了，周起！

周起（立刻套出手鎗）不成，不要把活的交給他！

（剎那間，周起端着手鎗，急奔到窗口，大家一齊蜂擁在窗口。周起拔出手鎗，從破碎的玻璃窗中，砰砰地向外射擊，祇聽到窗外兩聲男女的慘叫，和死屍倒在雪地裏的聲音。窗外雪花紛飛，狂風怒號，烏鴉不斷地在屋簷口慘叫，顯出一種淒厲而又虛殺的情景。）

幕下。

沒有祖國的孩子

時間 夏日的黃昏

地點 江南的河岸

人物 青年與少婦

佈景 在一個幽美的河岸邊，殘陽已經墜入魚鱗片片的雲腹中，天幕上掛着五光十色

的彩霞。在靜靜的河水裏，反映着波光與山影。不時可以聽到潺湲的流水，和
聲擊在岩石上沉重的波浪聲。舞台後半微微凸起兩幅傾斜的崗岸，中央有一缺
口，可以直達河邊。從那兒可以略見婆娑的山影和波光的蕩漾。斜崗的前方，
縱立着一排修長的楊樹，樹葉已經枯黃，樹根下，除了通至岸邊，和兩旁的兩
條小路外，其餘都長滿茸茸的野草開花。舞台左方，聳立着粗大的菩提樹，樹
枝盤旋在空際，幾乎遮蔽了半天。樹根下叢生着蘆葦和藤木。右邊排列着幾株
大小不齊的楓樹，樹枝蒼遒，楓葉已經全紅。偶爾，河邊的晚風吹來，紅葉紛

粉地落在地上。一掬都已安靜，祇聽見小鳥們在樹枝上唱着晚歌，和遠處蕭殺的異國喇叭的悲鳴。

慕開 一個年青的流浪者坐在崗岸上，背朝着台，沉默地深視着遠方，際他不遠的楓樹枝上，掛着一襲外衣，流浪者的行囊，和一些飲食用的鐵杯提罐等等。他穿着滿身油膩的工服，拖着破舊的皮鞋，戴着一頂已經褪色的呢帽或帶舌帽，看去是一個具有相當智識的都市工人。他一邊嚼着油條和大餅，一邊沉默地遠眺着疲憊的夕陽和波光，任憑晚風吹拂他的髮絲，落葉打在他的肩上。祇聞遠處有船歌的呻吟，和充滿異國的情調的喇叭的悲鳴，忽然，一陣粗魯的談話聲由遠處近，擺過崗岸外面的河岸。

工（聲） 啊呀，這究竟走到什麼地方哪？你可別領錯路啊！

工（聲） 媽媽的，把我們領到老虎口去，那才該死呢。

工（聲） 還是他媽的樹林跟河套，連個歇腳的地方都沒有。

工（聲） 照你們這麼慢吞吞的，趕到明兒天亮也趕不到渡口啊！

甲工（聲） 剛才帶着大肚子的那個女人到那兒去哪？

乙工（聲） 管她呢？她趕不上我們，光景落後了。

丙工（聲） 我看她怪可憐的，怕會在路上坐斃呢。

丁工（聲） 你就不用去了，倒不如留在這兒給接她生吧！

（他們一陣談話聲，掃過 岸邊，漸漸地遠去，被霧霧阻隔着，在黃昏中消失。青年懶懶地立起身，背起掛在樹枝上的行囊，蹣跚地欲走下斜崗時，忽然，聽到從左首的樹林中，有低抑的呻吟聲傳來——這顯然是令人感到震慄的人的呻吟。在草木動彈聲中，走出了一個裹着花布包頭的年輕的少婦，一手提着包袱，一手捧着她那又大又高的肚子，泛着蒼白的眼睛，踉蹌地走到大樹跟前坐下。她背靠着大樹，頭倒側在樹上。她用兩手按正在抽搐的肚子，喘着怕人的喘息，做着忍受疼痛的呻吟。立在斜崗上的那個青年早就注意到她，但她並沒有知道有一個人坐在她背後。他走下斜崗，帶着同情心地走到她身邊，溫和地同她攀談了。）

青年（凝視了她一會）怎麼樣？你在這兒幹什麼？

少婦（閉着眼睛搖搖頭，並不驚惶，也不置答。）……

青年 你是生病麼？

少婦（仍舊搖了搖頭，澀聲而吃力回答了一個字）不……

青年 那麼，是誰打傷了你嗎？

少婦（不耐煩地睜開眼）走開去！你不用管！……走到外面去！

（少婦拉長倉聲呻吟，眼淚從她的浮腫的眼眶裏，流到她蒼白的臉上。青年把身上背的東西卸下來，掛在近處的樹上，然後走到她的跟前。想去扶她倚靠在他身上。但她突然發急了，咬着牙根狠狠地罵着。）

少婦 呸！下流胚！你給我滾開！

（她的腿已經支持不住，便倒在大樹根上了。但他並不因此灰心，反而更邁一步柔聲地向她說話。）

青年 你是要墮產嗎？

少婦（微點點頭，繼續呻吟着）唔……是的，我要坐產了……你趕快走開吧！

青年（湊近她）那麼，我可不可以幫你坐產呢？

少婦（看他一眼）你懂得嗎？

青年 稍許懂得一點兒。

少婦（用力支着身子）那麼，你扶我伏在地上。

青年（扶她躺下）不，我看你還是躺在地上產吧！

（青年把她扶進草叢中，少婦已經躺在草坪上，完全看不見身體了。祇看見兩隻手，伸出上面來搔着草，慘然地呻吟着。青年匆忙地跑到右邊，拾起許多枯枝架起，點上火，把自己的提籠擱在火上，又連忙跑回來。）

青年 怎麼樣？孩子已經出產門了嗎？

少婦（猛烈地呻吟着）唔……快下來了。

青年（彎下腰凝視）啊呀，衣包破了，（高聲地）小頭已經伸出來了。

少婦（繼續呻吟）唉……你還是滾遠些吧！……爲什麼這麼大聲嚷嚷呢？

青年 呵，對不起。

少婦 唔……這樣，被過路的人聽到了……當是什麼事情呢！

青年 好，我知道了，你好生的坐穩吧！

（這時，祇有見兩隻手，激烈地搔着對草，痛苦的呻吟着。青年頭上流着豆大的汗珠，也担負着她的疼痛。當他把身子彎向草叢中去的時候，忽然聽到一聲呱呱地啼哭，這是一個小孩出世的悲啼。青年又復立起身來，用手帕抹着額上的汗珠。目光注視着地上，臉上浮起一陣微笑。）

少婦 （長嘆了一口氣）唉，……天哪！又是一個苦命鬼出世了。

青年 （興奮地）真有趣，還是一個男孩子呢。

少婦 （低聲無力地）請你把臍帶割一割斷吧！……

（青年用雙手在衣袋裏到處搜尋。）

少婦 （不耐煩地）唉……用小刀子割好了。

青年 （摸不出刀子）糟糕，小刀子找不着……怕被人偷去了。

少婦（顫抖着聲音）唉……那麼……你就用瓦片拉一拉斷得了！……

青年（堅決地）不，讓我來用牙齒咬吧！

（青年將下草叢去，嬰兒又一陣呱呱地啼哭，少婦發出顫抖的聲音。）

少婦 不行，不行，我口袋裏有根帶子，請你快點兒把繩帶繞起來！……

青年 好，讓我來給你繞上，快點兒把衣服拉出來吧！

（他做了手續之後，立起來兩手全是鮮血。嬰兒繼續地啼哭着，青年即脫下外衣，給嬰兒裹起，小心悻悻地把他抱起來，眼睛盯住那個裹在外衣裏的小動物。少婦却帶着嗚咽地說……）

少婦 你倒很內行哪……唉，到處都是血！

青年 到處都是血嗎？不要緊，人丟下來總是髮流血的……我抱孩子到河水裏去洗

「洗澡好嗎！」

少婦（關心地）河裏的水太冷，會凍死他呢！

青年 不，太陽剛晒過，河裏的水很熱，我剛才還洗過澡來着。

少婦（帶着母親的濃情）那麼好，輕輕地給他洗呀，當心把他滑到水裏去！

（青年吹着口哨，興高采烈地抱着嬰兒，從斜坡的缺口處，走向河邊，河邊上，祇聽見嬰兒更任性地呱呱地哭着，青年高聲地對嬰兒講話。）

青年 小傢伙！你好生地洗一個澡，把身上的血跡洗乾淨了才像個人啊！……再，我會把你的小腮鏡扭下來。……

（他用衣服裹着嬰兒，用毛巾替他抹，他沿路呱呱地啼哭着，少婦這時候已經掙起身子，揮持着，無力地倚靠在樹根上了。她緊緊地閉着眼睛，帶着喘息的低吟，并且伸出那雙蒼白而無力的手。）

少婦 抱來給我！……把孩子抱來給我吧！……

青年 這小傢伙恐怕肚皮破了。

少婦（焦急地）快把他抱來給我呀！

（她顫抖着雙手接過孩兒，送到懷抱裏搖蕩着，嬰兒便立刻停止了她的哭聲了。）

（於是青年吹着口哨離開她的身邊，走到大旁墩開簾子來看看，添上一些火，異國的喇叭也不時地在遠處悲鳴。小鳥在樹枝上唱著歌，此時，嬰兒的哭聲完全靜寂，少婦便輕輕地把他放下，躺在樹旁的石凳上，口吟着搖籃曲，青年回過頭來看她。）

青年 怎麼樣？寶寶睡着了嗎？

少婦 （彎着身子撫弄嬰兒）唔，安安穩穩地睡了。

青年 媽媽也應該睡一會兒才好啊。

少婦 （她用刀地支起身子）不……我要到河邊上去洗一洗。

（她猛然立起來，覺得頭暈眼花似的，用手揉着額角，佇立了一會，搖擺着身體。）

青年 喂，嫂嫂！你走路還太早啊！要我扶你去吧？

少婦 （搖搖頭）不，不用了。你別把我當做城裏的大小姐看待吧！

（她一邊說，一邊扶着樹幹，蹣跚地走向河邊去，他帶着好奇的心情，走近石

凳旁，用手指撫弄這嬰兒的小面孔，臉上堆着微笑。然後又走回火旁，一邊得意地吹着口哨，一邊掀起了鍋蓋，兜了一勺開水嘗嘗，再用那瓷茶杯倒了一杯茶。這時候少婦已經從河邊回來，走到石凳邊坐下。含着溫情的撫愛，眺望着那靜在林叢中的小臉。她用舌尖舐舐那乾渴的嘴唇，他便端着杯子走過來。）

青年 請嫂嫂喝一杯甜茶！

少婦 好，謝謝你！……口渴得要命！

（她把茶杯送到唇邊，很乾渴地喝了好幾口，然後，拿下茶杯，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少婦 唉！……好一場辛苦啊，天哪！做女人的真受罪！

青年 是女人總要吃這種苦頭的，還是看在孩子的份上吧！

少婦 （怨恨地）哼，如果要看在孩子的份上，我早就應該死了。

青年 你這話怎樣說呢？嫂嫂！

少婦 吃了千辛萬苦把他養出來，祇不過替世界上添了個禍害就是啦！

青年 不能這麼說吧，難道他不是你的骨肉嗎？

少婦 骨肉雖說是我的骨肉，可是……

青年 怎麼私？

少婦 （眼圈一紅）……他連個爸爸也沒有……

青年 沒有爸爸？

少婦 （流下眼淚點頭）……

青年 那麼剛才同你同路的那些人，是些什麼人呢？

少婦 是我們工廠裏的同事，我同他們也不很熟識。

青年 孩子的爸爸不在裏面麼？

少婦 （搖搖頭）不在……（稍停）你爲什麼這麼問？

青年 沒有什麼……我很奇怪他們爲什麼把你一個人丟在後面呢？

少婦 不，他們並沒有丟我，是我自己留下的。幸虧這樣，要不然，教他們聽見我坐

產多麼難爲情啊！

（此時，一陣馬蹄和鈴聲，由遠而近，撲過岸邊，便又漸漸消滅。她用毛巾抹

一抹嘴脣，又喝了幾茶。）

少婦 怎麼？茶裏面你搗了麪？

青年 不是糖，是我剛才在那邊蜂窠裏取來的蜜。

少婦 （含羞地微笑了）呀，怪不得這麼甜呢。

青年 產婦是應該喝甜茶的，因為甜茶可以安神。

少婦 （擱了他一眼）你倒是個老在行哪？

青年 稍 懂得點兒。你這是第一次坐產吧？

少婦 第一次……喂，你到底是什麼人啊？

青年 我就是人……

少婦 我知道你是人。（含笑）你可耐了嫂嫂麼？

青年 我這麼一個窮光蛋，那配耐老婆呢。

少婦 說謊！

爲什麼？

少婦（垂下眼簾）那你爲什麼這樣清楚女人的事呢？

青年 這也是學來的呀！

少婦 瞎扯！

青年 真的，我從前在醫院裏學過護士。

少婦 不在呢，你幹什麼買賣？

青年 在該路上做事。

少婦 在該路上做什麼事呀？

青年 在一個車站上做小職員，專門發電報。

少婦 發電報？這事情倒蠻好的……現在爲什麼不做呢？

青年 和那些東洋人鬧翻，被開除了。

少婦 究竟爲什麼啊？

青年 真是天曉得，上個月有一天夜裏，因爲有十幾輛貨車，上面灑裝着火藥，打我

們車站經過，想不到剛離開車站不到一里路，就被游擊隊預先埋好的地雷炸毀了。窮的，火藥砲火藥，炸得連一點影子都不見了。當時，東洋人就派憲兵到我們車站來搜查，連什麼證據也沒有，他們惱羞成怒了，看見我台子上放着發電機，說我跟游擊隊有勾結，把我逮捕到憲兵司令部去了。

少婦

好險啊，阿哥，你倒沒有被他們槍斃掉？

年

哼，槍斃說沒有槍斃，幾乎送掉半條命。苦打成招，連什麼刑法都受過了，可是，我死也不招供，他們沒有辦法，只好把我開除了。（捲起衣袖拍胸襟）嘿，這就是他們做的好事……

少婦

（驚怖地）混身都是傷疤嗎？嘖嘖嘖！……（同情地）還算好，沒有把你槍斃，總算是運氣。……這麼說來，我的運氣也同你一樣壞，本來在中國紗廠裏做工的，後來也是那些東洋人來把紗廠關掉，改做火藥庫，我們這批人就統統停了工。本想到別的地方去找工做，所以跟他們一路來了。可是，沒有想到走到半路上忽然要生產了。幸虧碰見你，要不然，我一個人真要吃苦頭了。

青年 你的男人爲什麼不同你一道兒去呢？

少婦（突然反感地）什麼男人不男人的？我不是跟你說過，這孩子沒有爸爸嗎？

青年 當真的？

少婦 誰會騙你。

青年 那麼，這孩子是誰生的呢？

少婦（憎惡地）你幹嗎要問我這些話呀？你這人真討厭！

（她說話時聲音發顫，眼淚奪眶而出。他看她的神色，知道她有什麼隱痛似的，溫和地安慰她。）

青年 對不起，嫂嫂！我提起你的傷心事了。

少婦（嗚咽接泣起來）……

青年 我們都是流落在外面的人，有什麼話不能講呢？把你的事情告訴我吧！嫂嫂！

我或許可以幫你點兒忙。

少婦（用衣角拭淚）那些對我的事有什麼講頭呢？……哪裏去驗啊！……（啜，恨

起來。我寧願想尋死。要不是爲了這小畜生，我骨頭早就變成灰了。

青年 究竟是爲什麼事情叫你這樣忿恨呢？嫂嫂，是孩子爸爸辜負了你嗎？

少婦（苦笑）哼，如果真有那麼一個人辜負了我倒也罷了。

（苦惱地）媽呀，是那個畜生是什麼一付面孔我也記不清楚了。……唉，我真恨我爲什麼要活着？

青年 他是怎麼一個人？你說！

少婦（慢慢抬起頭，痛惡地咒罵着）不是人，是畜生！是禽獸！是魔鬼！把我祖宗的臉都丟盡了。他——是我們的敵人！……把我祖宗

青年（驚愕地）你說什麼？是我們的敵人？難道是無恥的狗徒嗎？

少婦（搖搖頭）不是。……

青年 那麼，是誰？

少婦（哭倒在孩子身上）這是一個沒有國家的雜種。……

青年（發燥起來）那麼這孩子一定是跟東洋人養的是不是？

少婦（泣不成聲地點點頭）……

青年（粗魯的咆哮着）那麼，你一定陪東洋人睡過覺？

少婦（忿忿地辯護着）不，是被強姦的……

青年（深惡痛絕地）強姦的？哼，你扯謊！

少婦（用衣角拭着淚）是真的！

青年（咬着牙根，猛烈地搖動她的雙肩）那麼，你還活在世上幹什麼？

少婦（抽噎着）……是的，我知道我早就應該死了。……

青年（狠狠地推動她）你還沒有血性的賤貨！

（他雙手從她的肩膀上落下，彷彿被東西擊傷了似的，垂頭喪氣地走開去，沉

默了片刻，手攀着樹枝，低聲自語地。）

青年（苦笑）哼，我原來是幫助一個小敵人出世了。……（忽又高聲地）早知這世

把他沒在河裏淹死！

（她慢慢拾起來看他，充滿了惱恨的表情。）

少婦 現在也不曉呀！……

青年 (猛然回頭) 你說什麼？

少婦 (放下衣角) 我說你現在動手也不算晚，湊着沒有一個人看見，你可把他一把勒死，或是拋到河裏去淹死！

青年 (走向幾步) 你真的這樣忍心嗎？

少婦 只要你肯下手，我可以閉起眼睛來只當沒有看見。

青年 這小雜種會哇哇地哭呢。

少婦 那麼，我塞起我的耳朵只當沒有聽見。

(青年猶豫了片刻，不敢向前，少婦看着他，再看看嬰兒，熱淚從眼眶中迸流而出。然後，將身體背過臉去。他堅決地大踏步地向石凳旁，伸出攙扶的雙手。她掉過臉，雙手蒙面，不忍卒睹。但等到他的雙手剛接觸到嬰兒頭頸時，嬰兒彷彿從睡夢中驚醒，爆雷般地震泣起來。他畢竟不忍下手，又慢慢地縮回，後退了一步。她又慢慢轉過臉來移開自己的手，凝視着他。)

少婦 怎麼樣？你爲什麼不下手呢？

青年 (搖搖頭) 不，我實在不忍心下手。

少婦 (哭聲地責備他) 你爲什麼不忍心下手？

青年 (氣緩地) 再說，也不應當我下手。

少婦 (憤憤地) 哼，你這沒有志氣的東西，替國家除掉一個敵人，替人民除掉一個

孽障，這是每個中國人大夥兒的事情，爲什麼不應當你下手！(吐了她一口吐

沫) 呸！我說你不敢！

青年 是的，我不敢。

少婦 (咬一咬嘴唇突然站起來) 那麼，就讓我來，把這小雜種投到河裏去！

(說着，她便把嬰兒抱起，無力的扶着樹幹，蹣跚地走向河邊，等她快走近崗

岸斜坡時，嬰兒又一陣猛烈地嘔嘔，青年終於忍不住地喝止她。)

青年 嫂嫂！你站住！

(婦人稍停一停脚步，但又繼續走向河邊。)

青年（奔向前攔住她）你站着！緩慢！

少婦（站住）怎麼？

青年 我請你把他留下來！

少婦 爲什麼？

青年 我們不能把他害死！

少婦 你要他？

青年 因爲他也是一條小生命！

少婦 你想留下他？

青年 至少也是你的骨肉啊！

少婦（已經缺乏了先前的勇氣）你打算把他養大成成人？

青年 是的，他既然投到世間來，我們就應該養活他。

少婦（又復奮昂起來）你說，是要我來養活一個敵人的雜種！

青年 不管他不是敵人的雜種，反正他是一條小生命！

少婦 那麼，你是要我來養活一個沒有國家的孩子麼？

青年 不管他有沒有國家，反正他是一個人，一個人類的孩子。

少婦 (又流下眼淚) 他難道不知道他的父親，和我們中國結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麼？

青年 不管他父親和我們中國有沒有仇恨，但這孩子並沒有罪啊！

少婦 (驚愕地) 孩子並沒有罪？

青年 是的，這麼一個天賦爛漫，無知識的孩子，做過什麼壞事呢？

少婦 (流着眼淚走回來) 不錯，這小畜生是沒有做過壞事，(又復忿忿地咒罵着) 可是，他的父親却是一個天大的罪人。他把我的男人用刀子戮死，又用手鎗逼逼我，把我糟塌了。我因為同他對抗，打翻了洋燈，着了火把屋子統統燒光，可憐來不及逃出的瞎眼婆婆跟兩個孩子都被燒死了。你想……，他做過這種喪盡天良的事，你還要我安守己地做我們做人的妻子，替我們的敵人養活他的雜種嗎？……你還沒有心肝的東西！你給我滾開！……我恨他的爸爸，我

也恨他！我要把他勒死！我要把他扔到河裏去淹死！……

（她瘋狂地又奔向河邊，他高聲地喝止她。）

青年

（咆哮如雷地）我要你站住！你發瘋哪？你要恨，恨他的爸爸，這一切，都是他那喪心病狂的爸爸作的孽。同這呱呱墜地，剛剛出世的孩子有什麼關係呢？再說，你要報仇，只要你能找着他的爸爸，你可能一刀戮死在他的胸上，讓他償命。可是，同這茫茫無知，剛出娘胎的孩子有什麼仇恨呢？

少婦

照你這麼說，我們被殺掉的父母兄弟，被糟蹋了的同胞姊妹，被那些殺人放火的禽獸弄得家破人亡，難道就這麼忍氣吞聲地不用報仇嗎？

青年

（沉毅而堅定地）不錯，仇是要報的，我們可以抓住無論那一個殺過我們的父母，糟蹋過我們姊妹的人報仇！我們并且要刻苦耐勞，拿出我們所有的力量來報仇！可是，我們不應當把兩個國家的仇恨，結在這麼一個剛剛出世的孩子的身上！

少婦

（氣忿忿地掉過臉）那麼，你大概是被敵人收買了是不是？

青年 不是！

少婦 那麼，就是你愛上了敵人的野種？

青年 也不是！

少婦 再不然，就是你可憐這個沒有國家的孩子？

青年 是的，我可憐他，我同情這個沒有國家的孩子。因為他並沒有犯法，也沒有作

孽，他不過是人類的一個私生子罷了。

少婦 這同我有什麼關係呢？至少，看見他，會教我想他的爸爸。……

青年 可是，你別忘了，他一半是他爸爸的，一半還是你的啊！

少婦（咬了一下嘴唇）將來，我恨起他的爸爸，我也會恨他。……

青年 不錯，你也許會恨他，但在他的身上還有你一半的血，一半的骨肉，跟你一半的天性！

少婦（和濕了感情）我辛辛苦苦地把他帶大，也許他將來反過臉來會咬我一口。

青年 不，你把他帶大，你可好生地教育他，如果，你的天性是好的，我想他的天性

也不會通曉。將來，仗打完了，國家和國家的仇恨沒了的時候，人民向人民之間的仇恨也自然就會消滅的。

（此時，嬰兒又復呱呱地啼哭起來，少婦依然帶着母愛的本能，去照顧他，抱起來，并在胸前搖蕩他。）

少婦（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唉，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連自己都快餓死了，用什麼來養活他呀？

青年 目前，他還不需要吃什麼，只要你自己不會餓肚皮就是了。

（懇切地）再說，如果我能夠找到工作的話，我可以幫助你

少婦（凝視着他半晌）你真的會那樣做嗎？我不相信一個男子會有那麼樣好心腸，何況，這個孩子也不是你養的。

青年（微笑）你不相信也罷，咱們做起來吧！

少婦 對了，咱們做起來吧！

（青年又給她倒了一杯蜜茶，拿着他提盒裏剩下的兩個饅頭遞給她。）

青年 講話講得太多了，你不累嗎？

少婦 還好，稍許有一點兒累。

青年 我想你肚皮一定餓了？

少婦 唉，肚皮倒是有點兒餓了。今兒一天也沒有吃點東西。

青年 這是我昨兒從車站上帶來的大餅和油條，你先吃點兒吧！

少婦 （羞慚地咬嚼）哦，謝謝你！

青年 說起來也真有點兒緣分，要不然，怎麼會在這兒看見你呢？

少婦 真的，要不是你這樣服侍我，我真受罪了。（感憤地）阿哥！你待我真好

啊！

青年 那兒話，不過是人應該有的同情罷了。

（這時，又一陣粗魯的談話聲由遠而近。）

甲工（聲） 要不是王三那傢伙耍鬧罷工，說不定廠方還不會關門呢。

乙工（聲） 得了吧，鬼子早就要請我們滾蛋啦，紗廠現在已經變成火藥庫了。老

呀！

丙工（聲） 現在到那邊去學有工做嗎？說不定那邊工廠裏額子老早就滿了。那才冤枉呢。

乙工（聲） 不會的，那邊都是自己人開的織布廠，聽說只要是被東洋廠家趕出來的工人，到那邊去準可以找到工做。

丙工（聲） 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只好跑去碰碰運氣看吧！

甲工（聲） 究竟還有多少路程啊？今兒跑了一整天我連腿都跑酸了。

乙工（聲） 媽的，你倒真像個大老爺呢！只要趕着天沒黑的時候過了渡口，順着鐵路走，明兒天亮准可以趕到。

（談話聲擺過河岸，漸漸遠去，在暮靄中消失了。忽然，少爺搖搖幌幌地立起來，倉惶地望了一望四周，在尋覓一個地方的樣子。）

青年（凝視着她的舉動）你要什麼？

（少爺吃了一驚，面紅了。把一件東西藏在身後。）

少婦 天快黑了，還得趕路，我想把這衣包給埋了。

青年 (伸手) 拿給我，讓我去給你埋了吧！

少婦 不行，照理應當用繩子封起來，擱在床底下呢。

青年 (帶着開玩笑的口吻) 以後也許會有人在這裏造房子吧？

少婦 別胡說了，小心被狼來把牠銜走，那怎麼辦呢？……頂好是擱在田裏。

青年 不，讓我把牠拋到河裏去吧！

少婦 拋到河裏去？……也好。(把一個濕淋淋的東西遞給他) 請你把牠拋到河當中，

免得被 些野獸銜了去。

青年 (邊說邊走) 真有點兒迷信。……

(青年走下河邊，將衣包拋下河水，可以聽到河水中一陣波音，遠蕩開去。這時候，從河裏捲起一層幕靄，從遠處傳來一陣激烈地異國喇叭的悲鳴，樹枝的睡鳥被驚醒似地又叫喚起來。少婦抬頭看一看飛鳥，便踉蹌地走到火旁，從水罐裏盛了一杯茶。又放了些蜂蜜，當青年走回來時遞給他。)

少婦（關心地）衣包丟了麼？

青年 丟到老遠老遠地河當中去了。

少婦 謝謝你……（把茶杯遞給他）你要喝茶麼？

青年 不要，你喝吧！

少婦（喝了一口茶）那麼，你現在打算流落到那兒去呢？

青年 我嗎？打算到城裏去謀點兒工做。

少婦（疑慮地）到城裏去？那邊是我們的嗎？

青年（決絕地）自然是我們的。

少婦 那麼好，（高興地）我也要去。我們不正可以高路嗎？……

青年 你到那兒準有工做麼？

少婦 還誰也說不定，只有天曉得。……不趁趁早跑到那裏，總有辦法想吧？

青年 可是，你別當心你的身體，這麼瘦弱，怎麼能做工呢？

少婦 不做怎麼辦？大小兩口子就得餓肚皮……爲什麼你老是把當大小姐看待呢？

青年 不是的，嫂嫂！我怕你的身體受不住罷了。

少婦 像我們這種窮人，有什麼受得住受不住啊！唉，別多話了，我們現在就走吧！

（她踉蹌地走到大樹根下，一面注視着睡熟的孩子。青年收拾行囊走過來，

少婦看看天色，又低聲地重複了一遍。）

少婦 我們現在就走吧！

青年 （向前攔阻她）不行，嫂嫂，你剛才坐產，怎麼能趕路呢？

少婦 （反問他）難道你打算呆在這兒呆一輩子嗎？

青年 我可以陪你在這樹林裏露宿，至少把今晚過了，等明天早上再走不好嗎？

少婦 你打算呆在這兒把孩子送給狼吃嗎？……況且，剛生下的孩子也經不起露宿

呀。再說，這兒也不是個安全的地方。……

（她疲弱地抱起孩子，帶着母愛的溫存，小心地愛撫着。他看她走意堅決，便

向前攙扶着她。）

青年 你真的要去麼？嫂嫂！

少婦 一定得去。太晚了到那邊，工廠裏一滿了霜，那就找不着工做了。

青年 也好，我陪你一同去，（背起行囊）……好，要走我們此刻就走吧！

少婦 你得慢慢兒走才行。

青年 不，你還是把孩子抱來給我！

少婦 也好，你抱去吧！（開玩笑地）一家問起來就說是你丟的。

青年 對了，我說我是他的爸爸好了。

少婦 天啊！我們自己前途茫茫，還要養活這麼一個沒有祖國的孩子！

青年 沒有祖國有什麼要緊呢？到將來的世界，人人都可以做他的父母。人人也可以

把他當做兒子一樣看待！……

（他們肩并肩地轉了彎，蹣跚地走向河邊的道路。她扶在他的肩上，孩子抱在他的手裏，靜靜地不出一聲。祇聽見樹頭的鳥在叫吵，河裏興起着晚潮。暮靄從四方捲來，把他們捲進迷霧中，漸漸地失去了人影。但聞輕微的船歌，和異國情調的喇叭的悲鳴，縈繞在黃昏的河岸邊。）

——幕下——

英雄與美人

時間 月朗星稀的秋夜

地點 吉普賽人的營帳

人物 洛伊可·佐拔兒 娜達 鄧尼拉 老魯爾 馬加爾（不出場） 法爾康

（不出場） 唱歌者若干人（出場不出場均可）

幕開 明朗的星辰和月光，籠罩着吉普賽人的營帳。帳內一切陳設都帶着異國情調，

而且都是流浪生活中便於攜帶的東西。四壁上張着各色的花毯和布幔，柱頭上裝飾着一些獲得的羊角和獸皮，以及馬戲班用的槍枝，長刀，和馬鞭之類。秋風捲來一陣落葉，煽旺了營帳外邊的野火，帳篷上閃動着樹枝和人影，營帳外充滿了憂鬱的歌聲。在無垠的草原上撲伏着無涯的海，馬羣在黑暗裏長嘶，浪潮在岩石邊私語。帳篷上舞動着一個美女的舞姿，許多人圍着這舞影在歌唱。

（可用電影反射）

(敘述法)

馬加爾 (聲)——法爾康，你瞧，這是多麼美麗而動人的舞女啊！她是我們這營帳的主人鄧尼拉的女兒，名叫娜達。世界上實在沒有語言可以把娜達形容出來。我們也許可以用提琴來比喻她的可愛，然而，事實上只有那個懂得提琴如同懂得他自己靈魂的人，只有那種人才能够拉出那種調子來比喻她的可愛。

(從草原的遠處，傳來一陣嘹亮的歌聲，漸漸由遠而近。)

我飛越過廣闊荒涼的草原，

我的心裏燃燒着強烈的火燄，

聽馬兒興奮起那追風的蹄子，

奔騰着像穿雲的羽箭一般

(敘述法)

馬加爾 (聲)——是，法爾康——還是一位吉普賽少年的歌聲。他名字叫佐拔兒，凡是沿海各國沒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不但能唱出這等動人的歌曲，而且能彈

得一手好的提琴，他是一位翅富濟貴的草莽英雄，在每一個鄉村和城鎮裏，許多的貴族和地主們都想殺害他，然而，他依舊活着，騎着他那高大的駿馬，來往不斷地在草原上奔馳。

（這時忽然聽到一陣馬蹄聲，由遠而近。）

佐拔兒（聲調宏亮地）喂，夥計們，我來了。

衆人呵，洛伊可，是你啊！

鄧尼拉呵，麗兒，我們歡迎你！

（佐拔兒便勒住他的馬，停在營帳外邊，然後走入人羣，狂熱的拉起提琴來，

而娜達也越跳越狂熱，跳到他的跟前，用着非常誘惑的姿態。）

娜達洛伊可，你的提琴拉得真好啊！誰給你做的琴？有這麼圓潤的聲音。

佐拔兒（笑起來）哈哈，這是我自己做的，這提琴不是用木料製的，是我所愛的

一個年輕姑娘的胸體做成的，琴弦也是用她的心弦練成的。

（他要向前撲抱她的腰，被她一扭身逃入營帳。）

娜達 哼，人家都說洛伊可是個聰明伶俐的孩子，原來，既不過是個笨瓜，連接吻也不會啊！哈哈……

（佐拔兒在她身後追蹤而來）

佐拔兒 哈哈，小美人，你的嘴真厲害！

（同時鄧尼拉和老魯爾也追蹤進來）

鄧尼拉 （從嘴上拿下烟斗）喂，洛伊可，你知道我們吉普賽人的風俗嗎？在古時候，吉普賽人是娶蒙着女人的眼睛，免得她們引動我們的心。

老魯爾 不想信女人，洛伊可！最好是遠遠地避開她們，固然和一個姑娘親吻是比吸我們這隻烟斗好得多，快活得多；但是，你一旦親了她的嘴，洛伊可，你的心的自由就從此死去了。

鄧尼拉 別自尋煩惱吧，朋友！不知多少年青人都給她毀掉了。天曉得，有一次一個老年人看見了娜達，他的眼光一落到她的身上，他就不能夠動強了，好像癡癡了一樣。

娜達 唔，他生得倒很漂亮，外衫上繡着金線。當他的馬用蹄子頓着地的時候，他的佩刀刺在他的腰間電光似的閃耀着，佩刀的全身都顯着寶石，他的帽子上的藍天鵝絨正像一片青天，他真是一個高貴的貴人。

鄧尼拉 他把娜達罵了又罵，然後對她說：「給我親個嘴吧！姑娘！我就拿一袋滿滿的金錢做報酬，」她只把身子掉開就完了。

娜達 他說「原諒我，就算我得罪了你，你至少也得給我一個面子，對我笑一笑不好嗎？」他是那樣降低了他的身份，把一袋金錢擲在我的腳下。

老弗爾 老弟，這真是滑稽的一大袋啊！可是，娜達只用腳把牠踢到滿是灰塵的路上去，這樣就完了。那富翁便喃喃地說，「啊呀，你是這樣一種女子嗎？」於是，一面打起他的馬便去了，一陣灰塵留在他的後面。

佐拔兒 這故事倒很有趣，那個貴人肯這樣罷休嗎？鄧尼拉？

鄧尼拉 不，他不肯就此罷休，第二天他又來了。——他高聲叫道「她的父親是誰？」他的聲音響徹了營帳。我便啣着烟斗走向前去，他對我說「把你的女兒賣給

我，讓你自己定價錢。」

佐拔兒 那麼，你怎麼回答他呢？

鄧尼拉 我呀，我就這麼回答他：「這種風俗只是在大人先生們中間才有，他們連什麼東西都肯賣，從他們的豬鬃起，一直賣到他們的良心。」

佐拔兒 哈哈，回答得妙！

老魯爾 於是，那位貴人便大發脾氣了，伸手握住他的刀柄，可是，剛巧那個時候，我們一個夥伴馬上把一根燃着的火柴放進他的馬的耳朵裏，馬立刻跳起來，便載着他一溜烟地跑開了。

鄧尼拉 這樣，我們便收拾了迷帳，再往前而飄游，我們飄游了兩天，可是，那個貴人依舊趕上了我們。他說：「喂，朋友們，我對着上帝，對着你們，我的良心是很坦白的。把這姑娘給我做妻子，那麼，我一切財產都可以拿出來和你們公用，因為我是一個富翁。」

老魯爾 可是，洛伊克，要知道吉普賽人有時也會像野熊一般地倔強呢。

鄧尼拉 我很不高興地對娜達喃喃的說道：「好女兒，你早已說吧！」

娜達 我問我的父親：「要是一個老鷹的女兒，甘願走進一隻烏鴉的窩巢，那麼，他會成爲一個什麼東西呢？」

老魯爾 那時候鄧尼拉笑了，我們大家都笑起來。

鄧尼拉 我便拍拍娜達的肩，我說：「好女兒，說得好！老爺你聽見了沒有？這事情辦不到，你還是去找一隻小鴿子吧！因爲鴿子一定比我的女兒柔順得多。」

老魯爾 那位貴人便摘下他的帽子擲在地上，打起馬便去了，他跑得那麼快，連大地都震動了。——於是，我們便又向前飄游。

鄧尼拉 （打了一個呵欠）咳，這種事情談得太乏味了，洛伊可，你還是給我們唱一首歌，拉一個調子給我們開開心吧！

（娜達仰臥在地上，臉朝着天，佐拔兒向娜達看了一眼，於是拉起他的弓，開始奏起提琴，一邊唱道：）

支何！我們要飛馳而去，

從黑夜去到白日之門！

我們衝開薄霧的衫兒，

兒朝陽正與羣山親吻。

（娜達掉過頭，用肘支撐她的身體，望佐拔兒的眼睛微微一笑。他的臉馬上變得像朝陽那樣鮮紅。）

我們伴着太陽終日飛奔，

在天空中散佈她的光明；

我們又從正午飛到午夜，

去休息在那明月的上層。

娜達
洛伊可，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不願意飛得這麼高，你會跌下來，把鼻子陷在泥坑裏，弄髒了你那小鬍鬚，你還是當心點兒好。

（佐拔兒睨視她一眼，過了一會兒，不說一句話，然後又捺住他的怒氣繼續唱道：）

玄何！明早晨光。

照見我倆酣睡未醒，

我們將雙雙地死去，

在那烈日的紅光裏游泳。

鄧尼拉（從嘴上拿下他的烟斗）好，這才配稱爲一首歌啊！

老魯爾（撫摸着他的鬍鬚，深深地受了感動。）我可以向天發誓，我一輩子從沒有

聽見過這樣的歌聲。

鐮達（很傲慢地把頭一抬，眼睛瞧着天。）唔，一隻蒼蠅想學老鷹叫的時候，也會

這樣噙噓地吵過。

鄧尼拉（高聲地喝止她）那邊，你許是想吃一頓鞭子吧？

佐拔兒（把帽子擲到地上，眼睛裏射出光。）鄧尼拉，不要這樣，一匹怒馬是需要

鞣一片鋼鐵的。我請你答應我討你的女兒。

鄧尼拉（微笑）說得好，只要你願意，而且有本領的話，你就把她討去吧！

佐拔兒 很好！（轉身向娜達）喂，我的漂亮的姑娘，好好聽我說，不要那麼驕傲。

我認識不少的女子，可是，她們裏面沒有一個像你這樣地引動了我的心。唉，娜達，我的靈魂已經被你鎖住了。……那麼，我怎麼辦呢？要來的事情終久會來的。不錯，世間上沒有一匹馬，能夠把你從你自己那裏載起跑掉！我當着上帝，當着你的父親，當着所有這些人的面前，求你嫁給我！但是，你當心不要干涉我的自由——因為我是一個自由的人，我高興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

（他緊閉着嘴唇，走近她身邊，他的眼睛閃閃發光，他走向前去抱她，不料娜達早就把馬鞭勒在手裏，冷不妨地纏繞着他的腿，狠命地把馬鞭一拉，佐拔兒手在空中一閃，便挺直地跌倒在地上。娜達若無其事地躺下去，微笑地仰望着天。佐拔兒却坐在地上，雙手緊緊額角，好像怕他的頭會炸裂了一般。過後，他又平靜地站起來，低着頭，慢慢兒走出營帳，筆直走入黑暗的草原去了。）

老魯爾（憂心地）鄧尼拉，我怕會發生意外的事情，娜達過於侮辱他了。

鄧尼拉 去，我們一塊兒去跟他。

（鄧尼拉和老魯爾追尾在他的身後走出營帳，走向草原的海邊。）

（這時候，帳外的人羣統統散去了，一切都像死一般的沉寂。海和岸不住地在竊竊私語，寒風把牠們的語聲送過草原。滿天的黑雲把月光遮沒了，使這秋夜變得更黑暗，更可怕。）

（敘述法）

馬加爾（聲）——佐拔兒走出營帳，慢慢兒一步一步走着，低下頭，垂着兩手，沒有一點氣力，沒有絲毫的生趣。他走到河邊的灘上，在一塊石頭上坐下，呻吟起來，呻吟得那麼傷心。使全吉普賽的人心裏都充滿了同情。人們不敢走近他的身邊，因為話語是不能安慰一個人的煩惱的。他這樣坐在河邊上動也不動，只聽到那低微而哀宛的歌聲：

玄何！明早晨光來臨，

照見我倆甯睡未醒，

我們將雙雙地死去，

在那烈日紅光裏游泳。

（娜達一聽到這淒婉悲愴的歌聲，慢慢兒抬起身子，憂鬱地佇立在帳門之前，容付無限的同情。忽然間，娜達彷彿發現了什麼黑影似的走回營帳，躲藏在帷幔的後邊。佐拔兒手握着彎刀，匆匆地走進營帳。恩尋仇似的，在帳幔的四週尋找了一週，不見娜達，便把彎刀重行投入懷中。他拾起遺忘的提琴，正預備演奏時，娜達忽然從幔後走出來，走近他的身旁，可是，他却沒有聽見她的腳步聲，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佐拔兒吃了一驚，即刻握住他懷中的刀柄。但娜達却拿着一支手鎗，指着他的腦袋。）

娜達 丟開槍，不然我會打碎你的腦袋！

（她自己把鎗放進皮帶）

娜達 聽我說，洛伊可，我不是來殺你，而是來和你講和的。把你的刀子丟開吧！

（他果然放下刀子，鬼惡地望着她。）

娜達 洛伊可！你靜靜地聽着，聽我跟你講一句話。

佐拔兒 你有話儘管說吧，我靜靜地聽着就是了。

娜達 洛伊可！我愛你！

佐拔兒 （好像都被束住了似的）你真的愛我嗎？娜達！

娜達 真的，我見過不少的年青人，然而，你比所有的人更勇敢，更漂亮。別的人只要被我看過一眼，就馬上會剃光他的鬍鬚，只要我叫他們跪下，他們就立刻會拜倒在我的腳下。但是，還有什麼用處呢？他們這一切行為都不能够使我歡喜。我只把他們當做婦人一般看待。洛伊可，世界上勇敢的吉普賽人真少得很，我以前並不會愛過一個，可是現在我却愛上你了。然而，我還愛我的自由。洛伊可，我愛你還不及我愛他。但是，沒有你我又不能夠活下去，猶如你沒有我不能活下去一樣。所以，我願意你來做我的情人，把你的全個心，全個靈魂都給我，你聽見嗎？

佐拔兒 （微笑着）我聽見了，我心滿意足地聽你的話，再說下去吧！

娜達 洛伊可，我沒有一句話要對你說，不管你怎樣對於我，我一定懇求你做我的

情人。所以我勸你不要耽擱時間，因為我的接吻和擁抱都在等着你。——洛伊可，我的接吻和擁抱是最熱烈的，在我這溫暖的懷裏，你會忘記你勇敢的生活。而且你那使吉普賽人個個喜歡的美麗的歌聲，從此以後也不再在草原上迴響了。……你只唱溫柔的情歌給我聽，給你的娜達聽。……不要耽擱時光了，照我的話去做吧！等會兒你就會順從我，像順從長官一樣，你會當着全蓬梗的人俯身到我的腳下，吻我的手。——那時候我就會做你的妻子！

（佐拔兒忽然跳起來，發出一聲叫喊，響遍了全個草原，好像一顆子彈打進了他的胸膛，娜達戰抖着，然而，並不驚惶。）

佐拔兒 親愛的姑娘，你這種魔鬼一般的女子的要求，只有古時候「門的內哥羅人」中間有過，可是，在吉普賽人中間，却從來沒有有過這種事情。

娜達 你不肯答應嗎？那麼好，明天再見吧！明天你就會做我所吩咐你做的事，洛伊可，你聽見嗎？

佐拔兒 （怨聲地）我聽見了，用不着等到明天，就在今天晚上，我一定照辦就是

了。

（佐拔兒向她伸出兩手，預備擁抱她的腰身，和她接吻，可是，娜達一轉身就跑了，他的身子搖擺着，像一株被暴風雨拔起的樹木，他倒在坐墊上，發狂地苦笑起來。娜達匆匆地走到營帳前，大聲地呼喊着。）

娜達 爸爸，魯爾，還有全體夥伴們統統進來！

鄧尼拉 （匆忙上）什麼事呵？我的好女兒！

老魯爾 （進來一看佐拔兒）怎麼樣？娜達！你把那可憐的人磨折到什麼樣兒啦？

（衆人擠在營帳外邊，月光重現，營帳上又復發現許多人影。）

娜達 爸爸！魯爾！跟全體夥伴們！佐拔兒現在完全答應了我的要求，願從我的意思。他會在上帝面前，爸爸面前，和一切吉普賽人的面前。俯身到我的腳下，吻我的手。——我已經答應，我可以做他的妻子。

鄧尼拉 （看佐拔兒一眼，抱住娜達的肩。）我的好女兒，委實是真的嗎？我不相信會有這種事情。

老魯兒（怨憤地），兩個石頭滾在一處，立刻就會碰碎的。娜達，我不希望真有這種事情發生。

娜達 是真的，從今以後，你是我的情人，願從我，像願從長官一樣。在我的懷抱裏，也會忘記掉那勇敢的生活，而且，使吉普賽人個個喜歡的美麗的歌聲，也不再在草原上迴響了。

鄂尼拉 我的好女兒，他是我們吉普賽人當中最漂亮，最勇敢的英雄。他做過不少出衆的事情，他超富救貧，沿海的人沒有不知道他的威名的。

老魯爾 而且他是一個最最慷慨的人，只要有錢，無論誰向他討，他都肯給，他沒有一件東西不可以拿出來和別人對分。便是討他的心，他也可以把輪挖出來給你。娜達，你爲什麼要把這顆一個好心人在你的手上毀掉呢？

佐拔兒（他搖晃着身子，慢慢站起來，怨切地對大家說。）夥伴們，你們聽我說，今天晚上，我把我的心搜索了一遍，在我的心裏，再也找不出一塊地方來容留我舊日的自由了。娜達，那美麗的容姿盤據在我的心裏；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哀

西了。娜達，這位美麗的姑娘，她微笑着好比一個皇后，她愛她的自由比她愛我，然而，我呢，我愛她却比我更愛我的自由，所以，我決定拜倒在她的腳下。她吩咐我這樣做，使你們大家可以看見，我這個不怕一切的佐拔兒，平日像鷹鷲一般的男子，現在，居然屈服在她的愛力之下。做她的奴隸了。（衆人相顧失色）……但從此以後她就做我的妻子，用她的接吻和擁抱來撫愛我，使我不再想唱歌給你們聽，也不痛惜我自由的喪失，娜達，我親愛的姑娘，我沒有說錯吧？

（佐拔兒抬起眼睛，憂愁地望著她，她不回答一句話，但擠在營帳外邊的人却又驚又愁。甚至有些人已經遠遠地避開，怕看見這種羞恥的光景。）

娜達（只是慢慢地點點頭，伸手向他。）來吧，洛伊可！不要再耽擱時光了。

佐拔兒 呵，親愛的好姑娘，不要這樣忙，時間還多着呢。

娜達（用手指住她的腳）快來，洛伊可，快來俯在我的腳下親吻吧！

佐拔兒 好，我驕傲的皇后，我就要拜倒在你的腳下，在你的手上親吻。總之，今天

使你光榮就是了。

（佐拔兒笑起來，他的笑聲就和鋼鐵碰撞的聲音一樣。）

佐拔兒 夥伴們，這故事原原本本我都脫出來了，我還有別的什麼辦法呢？我想，我應該看看娜達的心，是不是那麼一個鐵石心腸？

（佐拔兒於快地走到娜達的跟前，一把攔住娜達的腰，乍拔出胸前的彎刀，一刀刺在娜達的胸上。娜達自己把刀子從心窩裏拔出來，擱在一邊，把她的一縷黑髮，塞住自己的傷口，微笑着對佐拔兒說。）

娜達 洛伊可！永別了，我早知道你會這樣做的。

佐拔兒 永別了，我親愛的娜達，原諒我！

（娜達說完這句話，閉起眼睛死去了，佐拔兒則伏倒在地上，用嘴緊緊地吻着死了的娜達的腳。衆人揭下帽子，默默地環立在他們兩人的周圍。然而，鄧尼拉却拾起娜達擱在地上的刀子，把牠細細地看了一些時候，他的嘴脣禁不住戰抖起來，刀子上面流着娜達的鮮血，鄧尼拉走到佐拔兒身邊，把刀子插進佐

拔兒的背，正刺在他的背心上。佐拔兒回頭望一望對尼拉高聲朗朗地說。）

佐拔兒 好，對尼拉，你做得好。

（說罷，他便倒在她的腳下，一動不動地死去。）

（叙述法）

馬加爾（聲），「法爾康，我要講給你聽的故事，就是這樣一個悲劇的結局。在我們面前騎着那驕傲而可愛的娜達的風姿，她手裏握着一縷黑髮，緊緊地壓住她的傷口，她胸上的熱血，沿着她那細長的手指滴下來，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形成了一顆顆紅色的火星。

在她的身旁，緊緊地靠着她的腳跟，發着那勇敢而美麗的佐拔兒的身軀，他的頭髮蓋住他的臉，在他那英俊而美麗的臉上，落下大顆的淚珠，不住地往下瀝流，就彷彿洶湧的淚河一般。

（這時，風勢比先前更加猛烈，波浪帶着一陣怒吼爭着掙扎。營火快要息滅了，只聽見牧馬的怨鳴，楚歌并合唱着，一曲怨哀而莊嚴的挽歌，彷彿在哀悼着

原书缺132--末